



六家文選卷第四十六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序下

豪士賦序一首

陸士衡

翰曰豪士謂智勇人也機惡見齊王固自矜其功有篡位之心因此賦以諷之終不

寤矣文選但錄其序莫載其賦善曰滅榮緒晉書曰機惡齊王固矜功自伐受爵不讓及齊亡

豪士賦呂氏春秋曰老聃孔子墨翟關尹子列子陳駢楊朱孫臏王寥兒良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

士也然機猶假美號以名賦也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

向曰建立也言立功者逐事為

宜故云不一也 善曰左氏傳穆叔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 何則脩 善本作循字 心以為量

者存乎我 銑曰立德是因之於心而潤其身進退是非故德聲常存是以存乎我也 善曰言立德必循於心故存

乎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 良曰立功於人以成其事是建功必因於物故繫乎彼 存夫我者隆殺止乎其域繫乎物者

豐約唯所遭遇 濟曰域謂身也豐約大本也 善曰言德有恒量至域便止功無常則因遇乃成域謂身也

落葉俟微風 善本作風字 以隕而風之力蓋寡 善曰漢書王恢謂韓

安國曰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遇風也 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

善曰相子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對曰臣竊為足下有所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游童

牧豎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若是乎於是孟嘗喟然太息涕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揮角羽初

終而成曲孟嘗君遂戲歛而就之 何者欲隕之葉無所假是琴之感以未也 五臣注同

烈 善本作列字 風將隊去之泣不足繫哀響也是故苟

時啓於天理盡於民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

筥可以定烈士之業言遇時也 善本無言遇時也一句向曰斗筥小器也 善

曰時既啓之於天理又盡於人事言立功易也說苑曰管仲庸夫也桓公得之以為仲父論語子貢曰今之從政者何知子曰噫斗筥之

人何足算也 故曰才不半古而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

勢 善本有也字 銑曰言才不及古之半而立功已倍於古人者蓋得時遇勢也 善曰孟子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

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 歷觀古今徼一時之功而居

伊周之位者有矣 良曰歷徼也徼取也伊周謂伊尹周公也 善曰孟子曰彼一時此一時

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繁物之相物昆蟲皆有

此情 濟曰自我謂自說已足相物謂物皆相輕此雖智士猶嬰繞

為我文子曰譬吾處於天下亦為一物也然則我亦物也而物亦物也物之與我也有何以相物也禮記曰昆蟲未蟄鄭玄曰昆明也明

蟲者陽而生陰而藏 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動神器暉

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動神器暉

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動神器暉

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動神器暉

其顧眄萬物隨其俯仰

翰曰挾帶也勲功也神器天子也稱其光暉承其顧眄故萬物隨其

心意以為俯仰善曰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

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

之說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

善本有者乎

哉

向曰心玩

其所欲以為常安耳飽其諂諛之說以為實然也功在身外不可自矜也任出才表言位重才輕也善曰史記汲黯曰上置公卿寧令

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

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大期

銑曰期猶同也言生

人所大同此意也善曰孫卿子曰好榮惡辱好利惡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司

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大期

忌盈害上鬼神猶

且不免

良曰忌人盈滿而下之陵上者則鬼神害之也不免謂不免於鬼神之神誅也善曰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

左氏傳狼譚曰唐志有之

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

節濟曰操執也言人主執生殺之常柄而天下之臣任其大節佐安社稷也善曰韓子曰操生殺之柄此人主之勢也左氏傳

節

仲尼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之大節也

故曰天可讎乎而時有袪

編服荷戟立乎

善本作于字

廟門之下援于旌誓眾

奮於阡陌之上

翰曰袪服黑衣也荷執援引奮起也君命天也而天命可讎之乎而欲有大逆之事也漢宣帝

奮於阡陌之上

時代郡太守任宣謀反及誅後任宣之子章因帝欲祠廟遂衣黑服執戈立於廟門之下以待天子欲報父讎乃發覺伏誅楚將項燕為

秦所殺項梁與諸侯引旗誓眾約將滅秦以報父讎也阡陌道路也善曰漢書曰宣帝祠孝昭廟旄頭劍挺墮地首垂足土中刃響乘輿

車馬驚於是召梁丘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為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之服入

廟居郎間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為逆發覺伏誅蘇林曰袪服黑服也過秦論曰陳涉躡足行伍之間而俛起阡陌之中斬木為兵揭竿

為旗況乎代王制命自下裁物者哉

向曰異世所聞將讎於君者尚以為大逆

況乎代王制命自下裁物者哉

之道況乎今者代天子之政以行制命自臣下而裁成於物此為臣陵其君非臣下之道善曰后以財成而臣為之故云自下尸子曰

天生萬物聖人財之

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興利不足以補

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

銑曰大匠為斲固其宜也天子在上同所尊也

夫政由寡氏忠臣所為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

故人有代匠斲者非其所宜故為斤斧傷也臣代君制非其所順必為天下所誅也善曰老子曰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且

且

夫政由寡氏忠臣所為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

不义堪

良曰衛獻公之時政由大夫甯氏不由公族但祭祀宗廟則公主之而已此忠臣見之慷慨發憤人主當之不能久

甚其敝也

善曰左氏傳曰衛獻公使與甯喜言曰苟反國政由甯氏祭則寡人

是以君奭快快於

反善本

不悅公旦之舉

濟曰君奭邵公也快快不悅見公旦

邵公不悅疑周公有異志於成王也善曰尚書序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悅漢書景帝目送周亞夫曰此之執

主臣也

高平師師劓目博陸之勢

翰曰漢丞相魏相封高平侯師謂相法也側

自言懼也博陸侯霍光也

善曰漢書魏相字弱翁遷御史四歲代

害天子是毗韋昭曰師師相尊法也漢書曰

列侯宗室見郅都側目又曰霍光為博陸侯而成王不遣嫌

委於懷宣帝若負芒刺於背非其然

善本有者字

與

向曰言周公霍光所以使其疑懼之者豈不為臣勢彊而行君之制使之然歟昔者周成王不能遣群臣之謗疑恨周公於懷嫌疑各恨

也漢宣帝初立謁見高廟霍光從參乘上內嚴懼之若有芒刺在背

也負則背也芒亦刺也善曰尚書曰武王既崩管叔及群弟流言

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孔安國曰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漢書曰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霍光從參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

背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暱

善本作

焉

銑曰周公之志光于四外其德富也成王之叔父其親昵字近也暱近也善曰尚書曰光被四表毛詩曰王曰叔

父毛萇曰叔父謂周公也

登帝天

善本作大字

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

莫至焉

良曰周霍二人登帝王於天位其功厚也至死不易其節忠之至也沒齒至死也善曰漢書昭帝崩霍光上

奏曰太宗亡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可以嗣孝昭皇帝太后詔可尚書伊尹曰天位艱哉李陵與蘇武書曰薄賞子以守節論語或問管

仲曰奪伯氏駢邑三伯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

濟曰周公為羣叔流

言霍光有芒刺之懼故皆時危勢劣方而得自全也傾側顛沛言危也僅劣也

則伊生抱明允以嬰

戮又子懷忠敬而齒劍固其所也

翰曰伊生伊尹也文子越大夫文種

也伊尹放太甲於桐宮七年太甲潛來殺伊尹也允信也言其抱明

信之心以嬰誅戮也越大夫文種為越王滅吳功大或人告其為亂越王乃賜種劍自殺齒及也言明信忠敬之道人之本也以此而死

固為人臣所疑也善曰尚書曰太甲既立弗明伊尹放諸桐左氏傳曰高陽氏有才子明允篤誠紀年曰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吳越

春秋曰文種者本楚南郢人也姓文字少禽禮記孔子曰儒有懷忠

信以待舉史記曰勾踐平吳人或譏大夫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

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

王試之種遂自殺救叔上書諫吳王曰腐肉之齒利劍也

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穆親

如彼之懿向曰篤厚也穆和也懿美也言厚聖大德至忠

如此之盛銑曰謂伊尹文種霍光也善曰謂周公也尚不能取信於人

主之懷止謗於西作多之口過此以往惡焉鳥覩其

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銑曰言聖賢盡忠尚不免讒言過

者也是以安危之理斷然可知也惡何也識知也善曰鄒陽於獄上書曰不奪乎衆多之口又況乎饕餮土高切

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去聖哲所難

平者哉良曰饕餮貪也易輕也道家所以為忌富貴而驕也聖哲

大名老子曰富貴而驕自遺其咎莊子曰功成善曰穀梁傳曰君不尸小事臣不專身危由於勢

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濟曰權勢過其則身危之本禍

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翰曰不知此理見

百姓之謀已則申宮警守以崇不畜之威向曰言

謀欲害其已身則申令於宮寢嚴自警守以崇不積之威畜積也言

無積德也善曰左氏傳曰公待於壞墮申宮警備設守而後行杜

預曰申整宮備也懼萬民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賈古傷

心之怨銑曰行嚴刑峻法必取怨傷亦如以財買物也賈買也

溥注曰賈賣也尚書曰民罔不盡傷心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行乎上

下良曰震懼也言使人主懼也善曰漢書崩通說眾心日

侈直氏危機將發而善本無偃仰瞪直矚謂足以夸

世濟曰侈壞機事也偃仰驕傲貌瞪矚邪視自尊貌夸世謂夸其

首曰以瞪矚埋善曰毛詩曰或棲遲偃仰魯靈光殿賦曰齊

蒼曰瞪直視也善本作已事之已拙

翰曰笑古人之道未盡善也善本知曩勳之可矜暗成敗之

而不知已事拙之甚工善也

知曩勳之可矜暗成敗之

知曩勳之可矜暗成敗之

知曩勳之可矜暗成敗之

知曩勳之可矜暗成敗之

知曩勳之可矜暗成敗之

知曩勳之可矜暗成敗之

有會向曰徒知前日之功可以自矜暗成敗之理必有運會也是以事窮運盡必於

顛仆音赴銑曰顛仆謂傾倒也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善本有也字良曰風起則

塵飛而合暗言禍速應也酷猶法也善曰答賓戲曰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項岱曰彼謂李斯輩也風發於天以諭君上塵從

下起以諭斯等聖人忌功名之過已惡寵祿之踰量去蓋

為此也濟曰過已謂虛有大名而才不足也踰亦過也量才量也蓋謂此也者謂顛仆禍酷之事夫惡欲

之大端賢愚所共有翰曰人情有所惡心有所欲此人之大端則賢愚所共然善曰禮記曰飲食

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惡欲者心之大端也而游子徇善本作高位

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唯此而已向曰游子謂游宦之子也徇求也夫蓋世之業名莫大焉善曰漢書曰項羽歌

已向曰游子謂游宦之子也徇求也夫蓋世之業名莫大焉善曰漢書曰項羽歌

欲莫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

難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銑曰借假也伊人謂有功之人也言假使功成之人

少覽天道知運盡不可更益也盈滿不可久持也故超然自引而去高揖時人以從退靜可謂美矣善曰周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毛

詩序曰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曰寧得自引深藏巖穴邪則巍巍之盛仰邈

前賢洋洋之風俯冠來籍良曰巍巍高大貌洋洋美譽也俯冠來籍謂為將來史籍

之首也冠首也而大欲不乏於身至樂無愆乎舊濟曰大欲謂好道德

也愆也愆節弥效而德彌廣身愈善本作逸而名愈劭翰

失也劭謂不絕也愈益也善曰小雅曰劭美也此之不為彼之必昧向曰此謂退身也彼欲貪榮也然

後河海之跡堙為窮流一簣之豐善本作積成山

岳銑曰河海之大跡塞之成小流喻功大而為一罪所蔽矣堙塞也窮小也一簣一籠土也豐罪也言若長惡不改如一簣之士

漸積以成山岳之大善曰論語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名編凶頑之條身馱荼

毒之痛豈不謬哉良曰編次也凶頑之條謂書於史籍有凶頑之名也荼毒之痛謂受刑網也善曰

毛詩曰人之貪亂寧為荼毒

故聊賦焉庶使百世少有寤云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

善曰風俗通曰周禮女巫掌歲時拔除疾

病楔者絜也於水上盥絜也已者祉也邪疾已去祈介祉也韓詩曰三月桃花水之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之上執蘭招魂拔除不祥也續齊諧記曰晉武帝問尚書摯虞曰三月曲水其義何答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而俱亡一村以為怪乃招攜至水濱盥洗遂因水以泛觴曲水之義起於此帝曰若所談非好事尚書郎束皙曰仲治小生不足以知且請說其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曰羽觴隨流波又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見有金人出奉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因其處立為曲水二漢相公皆為盛集帝曰善賜金五十斤左遷仲冶為陽城令裴子野宋略曰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楔飲於樂遊苑且祖道江夏王義季有詔會者咸作詩詔太子中庶子顏延年作序

顏延年

翰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日於溱洧兩水之上執蘭招魂拔除不祥上巳即二日

也曲水者引水環曲為渠以流酒盃而行焉是時宋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三日飲于樂游苑且相道江夏王義恭衡陽王義季命延之為序也

夫方策既載皇王之迹已殊鐘石畢陳舞詠之

情不一

向曰方策今之史書也鐘石樂器也畢陳謂奏之也舞謂王舞詠歌詠也皆帝王宴樂也善曰禮記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道布在方策春秋說題辭曰尚書者二帝之迹三王之義

所推期運明受命之際郭象莊子注曰皇王殊迹隨世為名漢書曰石曰磬金曰鐘毛詩序曰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 雖淵流遂往詳略異聞

本源也詳略論說也言帝王之道皆有音樂宴會雖因時權變源流遂往而論說其道者所聞不同善曰上林賦曰恐後代靡麗遂往而不反春秋序曰史有文質辭有詳略 然其宅天衷立民極莫不崇尚

其道神明其位

良曰宅居衷心也極本也言天子居天心立人本莫不崇高宴樂之道以敬守其位也神

明敬也善曰東京賦曰豈如宅中而圖大呂氏春秋曰古之王者擇天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周禮曰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周易曰聖人以 拓土世貽統固萬葉而為量者

神明其德 善本有也 濟曰

而成乎大道也善曰魏志高堂隆上疏曰拓跡垂統必俟聖賢晉

中興書詔栢立曰蕃善曰魏志高堂隆上疏曰拓跡垂統必俟聖賢晉

衛王家垂固萬乘善曰魏志高堂隆上疏曰拓跡垂統必俟聖賢晉

中國也弘大也善曰魏志高堂隆上疏曰拓跡垂統必俟聖賢晉

度曰函夏諸夏也孝經鉤命決曰丘乃授帝圖撥秘文善曰魏志高堂隆上疏曰拓跡垂統必俟聖賢晉

聖武定鼎規同造物善曰魏志高堂隆上疏曰拓跡垂統必俟聖賢晉

道也善曰魏志高堂隆上疏曰拓跡垂統必俟聖賢晉

于郊鄆莊子孔子曰夫造物者為人司馬彪曰造物者為道善曰魏志高堂隆上疏曰拓跡垂統必俟聖賢晉

以散文承歷景屬宸居善曰魏志高堂隆上疏曰拓跡垂統必俟聖賢晉

之德以承歷數明繼先帝也善曰魏志高堂隆上疏曰拓跡垂統必俟聖賢晉

文明又曰天之歷數在爾善曰魏志高堂隆上疏曰拓跡垂統必俟聖賢晉

其域蔡邕曰如北辰善曰魏志高堂隆上疏曰拓跡垂統必俟聖賢晉

居其所而眾星拱之隆周之下既永宗漢之兆在焉善曰魏志高堂隆上疏曰拓跡垂統必俟聖賢晉

周室既興卜年七百漢丞相陳平等共誅諸呂使迎代王立之王卜

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遂即位為文帝也宋為漢後故云

宗漢言宋祚將與周漢同也善曰魏志高堂隆上疏曰拓跡垂統必俟聖賢晉

左氏傳王孫滿曰成王定鼎於郊鄆善曰魏志高堂隆上疏曰拓跡垂統必俟聖賢晉

曰兆得大橫占曰大善曰魏志高堂隆上疏曰拓跡垂統必俟聖賢晉

橫庚庚余為天王正體赫德於少陽王宰官哲於元

輔齊曰正體謂太子承繼天子之體以育德於東宮也東宮曰少

陽也王宰宰相也哲智也元君也言宰相之臣宣智力於君以

為輔佐也善曰正體太子也喪服傳曰父為長子三年傳曰何以

三年長子正體於上周易曰蠱君子以振民赫德少陽東宮也鄭玄

禮記注曰東郊少陽諸侯象也王宰已見曲水詩毛詩曰宣哲維人文武惟后班固丞邪山文曰眈眈將軍大漢元輔

昭應山瀆效靈翰曰晷日緯星也昭應謂明而不錯亂也山

其神靈以示我福也善曰說文曰晷日影也緯五星也易乾鑿度

曰五緯順軌四時和栗山五嶽也瀆四瀆也効靈山出器車瀆出圖

書之善曰說文曰晷日影也緯五星也易乾鑿度

類五方雜選善曰漢書曰京師五方雜錯尚書曰

蠻夷也暨至也善曰漢書曰京師五方雜錯尚書曰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吳都賦曰都輦殷而四隩來暨善曰漢書曰京師五方雜錯尚書曰

戚則擇之於茂典施命發號必酌之於故實善曰漢書曰京師五方雜錯尚書曰

戚親茂美典則也言選賢才以居職立親戚以為公侯則擇其美行

可法則者施命謂行命也酌取也故實先王之道也善曰左氏傳

士會曰楚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又曰蔞教為宰擇是

國之令典尚書武王曰發號施令罔有不臧毛詩序曰能酌先祖之

道以養天下國語楚穆仲謂宣王曰魯善曰左氏傳

侯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資於故實善曰左氏傳

大子協樂上庠肆教善曰左氏傳

青

良曰大子樂名協和也上庠儒學也肆行也善曰東觀漢記孝章明詔曰正大樂官曰大子樂官禮記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

程明密品式周備濟曰品秩也式猶法也善曰漢書曰高祖命張蒼定章程謝承後漢書曰魏劭為

河內太守明密法令漢書曰宣帝樞機周密品式備具國容抵令而動軍政象物

而具翰曰國容百官上下之儀也善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

國左氏傳曰士會曰為教為宰善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箴闕記言校文講藝之官

采遺於內輜車朱軒懷荒振遠之使論德于外

向曰箴戒也言太史之官作戒以戒天子百官之闕失也天子所言則左史書記之校文講藝之官謂儒學之職采遺謂采拾遺闕之事

銑曰輜車朱軒使者之車也言使臣能來遠荒之國以為王臣振起王化於遠方之人也論德論夫子之德也善曰左氏傳魏絳曰昔

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箴王闕禮記曰言則右史書之西都實曰啓發篇章校理秘文講論于六藝稽古於同異揚雄荅劉歆書曰

常聞先代輜軒之使風俗通曰周秦常以八月輜軒使採異代方言辯止論曰輜軒聘於南荒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不得朱軒西征賦

曰銜命則蘇蜀國頽莖素毳銳并柯共穗之瑞史不震遠則張博望

絕書棧山航海踰沙軼余漠之貢府無虛月日

頽莖朱草也素毳白虎也并柯連理木也共穗嘉禾也皆太平之瑞也言於國史上書之不絕言常有之濟曰言遠方之國山作棧道

海濟舟航踰度沙漠來貢土物府庫之內每月無絕也善曰頽莖朱草也素毳白虎也并柯連理也共穗嘉禾也左氏傳晉司馬叔侯

曰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史不絕書府庶虛月列燧千城通驛如是可矣楊雄交州箴曰航海三萬東牽其犀

萬里翰曰燧烽火也千穹居之君內有稟朔卉服之

酋迴面受吏向曰穹居之君匈奴也卉服之酋南蠻也內首迴面皆實服為臣也稟朔稟正朔也受吏謂受郡縣

之化善曰穹居匈奴也魏都賦曰思稟正朔尚書曰島夷卉服劇秦美新曰海外遐方迴首內嚮漢書曰叩竿之君長欲願為內臣妾

請吏是以異人慕響俊民間出善曰響慕德音也善

比面是以異人慕響俊民間出善曰響慕德音也善

警蹕清夷表裏悅穆良善曰響慕德音也善

樂岱郊濟曰宋居江東故將欲移都於中國也縣都也中宇中國也張用也岱山也郊南郊也將欲用樂祭岱山拜南

康漢書曰漢興詩書往往間出警蹕清夷表裏悅穆良

郊也 善曰言將徙都洛邑封禪泰山也莊子曰北明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增類帝之壇

善本作 飭禮神之館塗歌邑誦以望屬車之塵者

久矣 翰曰天子行有屬車三十六乘以從於後也望屬車者望天

上帝類祭也西都賦曰禮神祇懷百靈司馬相如諫獵曰犯屬車之清塵 日躔直胃維月軌青

陸 向曰此始謂三月之時也躔次也胃星名維畔也月令于季春

春分月從東道也言自行於此也 善曰漢書曰日月初躔星之紀

韋昭曰躔處也禮記曰季春之月日在胃三仲宣思征賦曰在建安

之二八星步次於箕維漢書天文志曰月順入軌道河圖帝 皇祇

發生之始后王布和之辰 銑曰皇祇天地也言春時是天

和之日也后君也辰日也 善曰皇天神也祇地神也周禮曰大宗

伯掌天神地祇之禮曹植九詠曰皇祇降兮潛靈舞爾雅曰春為發

生禮記曰后王命冢宰降德千眾兆 思對上靈之心以惠

庶氓 善本作 之願加以二王于邁出餞戒告 良曰言

答上天之心以惠眾人之望乃加以江夏衡陽二王于行出蕃使左

化行惠於百姓也天子乃與羣臣出餞戒告以勤職業也上靈上天

也庶氓眾人也願望也邁行也 善曰二王已見上文毛詩曰從公

于邁韓詩章句曰送行飲酒曰餞燕禮曰小臣戒盟者鄭玄曰君以

宴禮勞使臣則 有詔掌故爰命司歷 濟曰掌故掌知故事

警戒告語焉 善曰封禪書曰宜命掌故左氏 獻洛飲之禮具上已之

儀 翰曰昔者周公契飲于洛 善曰洛飲上已並已見上文 南除輦道北清禁林向

除掃除也輦道天子行之道也禁林苑也 善曰 左關巖澄 鄧

上林賦曰輦道纏屬西都實曰集禁林而屯聚 善曰 右梁潮源略亭臯跨芝廙苑太液懷曾山 銑曰

也澄阪也梁橋也言潮水之上作橋 良曰亭臯謂野作亭也上林 關據

賦云亭臯千里言此所游之處陵略於上林之大也芝廙芝田也洛 陽地名言亦將跨越之也漢武帝太液池中有高山言我今以彼池 為苑包懷其高山也 善曰難西蜀父老曰關沫若梁孫原穆天子 傳曰天子東升于三道墜郭璞曰澄阪也上林賦曰亭臯千里 靡不被築洛神賦曰稅駕乎衡臯秣駟乎芝田漢書有太液池 松 石峻嵬 古 葱翠陰煙游泳之所攢官萃翔驟之

所往還於是離宮設衛別殿周徼音叫濟曰峻垓高峻也葱翠青色也

陰煙山中氣也 翰曰游泳魚龍也攢萃集聚也翔驟鳥獸也向

曰離宮天子出游之宮設衛宿衛也徼循也言周循於山水之間也

善曰西都賓曰離宮別觀三十六所周以鉤旌門洞立延帷

陳之位衛以嚴更之署周廬于列激道綺錯

接枰善本作桓字音年 銑曰旌門以旗為門洞通也言各相對

曰周禮曰王之會同為帷宮設旌門揚雄蜀都賦曰延陛揚幕接帳

連岡又周禮曰王之會同之舍設棊枰再重杜子春曰帷枰行馬也

閱水環階引池分席良曰閱流也環繞也分席謂水分流各

曰閱水春官聯事蒼靈奉塗然後升祕駕胤緹善曰歎逝賦

以成川騎搖玉鑾發流吹濟曰春官掌禮之官聯事謂上下聯事出

驅清道 翰曰祕駕天子馬也胤引也緹騎金吾騎兵也王鑾天子

法駕也流吹笳簫之類也 善曰言春官聯事以供職蒼靈奉塗以

衛行也周禮有春官宗伯又曰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二曰賓客之

聯事蒼靈青帝也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蒼曰靈府鄭玄

曰蒼帝靈威仰之府續漢書曰緹騎二百人屬執金吾楚

辭曰鳴玉鸞之啾啾兮淮南子曰龍舟總首浮吹以虞天動神

移洲放善本作雲被以降于行所禮也向曰此皆衆士

行所即游所也 善曰羽獵賦曰天動地岷淮南子曰藏志九既

旌之洲蔡邕獨斷曰天子以天下為家自謂所居為行在所

而帝暉臨幄百司定列鳳蓋俄軫虹旗委旒銑

帝暉天子也臨幄坐於帳也軫停也委安也 善曰俄軫委旒不行

也東都主人曰鳳蓋焚纒楚辭曰回朕車俾西引塞虹旗於王門

肴款速芬藉觴醪亦泛浮良曰魚肉曰肴菜蔬曰款芬香

音叫濟曰峻垓高

峻也葱翠青色也

向

善曰各相對

善

善曰歎逝賦

善曰歎逝賦

善曰歎逝賦

善曰歎逝賦

善曰歎逝賦

善曰歎逝賦

善曰歎逝賦

善曰歎逝賦

善曰歎逝賦

善曰歎逝賦

善曰歎逝賦

善曰歎逝賦

善曰歎逝賦

善曰歎逝賦

善曰歎逝賦

善曰歎逝賦

善曰歎逝賦

善曰歎逝賦

善曰歎逝賦

薛曰四上競氣極聲變王逸曰四上謂代奏鄭衛也
漢書曰顯頊作六莖尚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龍文飾轡

青翰侍御 濟曰龍文馬名青翰舡名御泛也
善曰班固西域傳贊曰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也說苑莊辛謂襄

城君曰鄂君乘青翰之舟况新波之中
華裔殷至觀聽駑集揚袂風山

舉袖陰澤靚 靜 裝藻野袷服縶川
銑曰華裔內外也殷盛也駑奔也言

侍從眾揚其衣袂動山上草木如風吹山也舉袖則蔽川澤乃成其

陰矣靚裝美人脂粉之色袷服美麗之衣也言美人裝服映其川野

成其文藻雜色也縶雜色也 善曰籍田賦曰居靡都鄙民無華裔

蜀都賦曰觀聽之所踊躍法言曰雷震于天風薄于山上林賦曰靚

莊刻飾鄒陽上書曰袷服叢臺之下 故以殷隱 賑軫 外區煥

者一旦成市說文曰縶繫彩色也 故以殷隱 賑軫 外區煥

衍都會 善本作 者矣 良曰殷賑富有貌區方也煥衍多溢貌

曰矧茲狹隘王之外區王祭羽 上膺萬壽下禔 移 百福 翰

膺當也 善曰毛詩曰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司 市筵稟和闔堂

馬相如難蜀文曰中外禔福毛詩曰介爾日福 依德 情殷景遽

依德 良曰筵席也稟受也闔滿也言群臣市席滿 情殷景遽

堂皆受天子和平之樂依天子仁惠之德也

歡洽日斜 銑曰盤樂也景亦日 金駕摠駟聖儀載行

也遽疾也洽合也 向曰金駕天子車也摠駟謂聚其駟馬將駕而

也聖儀天子也載行謂盤桓未去尚惜此宴也 悵鈞臺之未

臨慨艷宮之不縣 濟曰悵慨並歎也鈞臺夏啓會饗諸侯之

在長安縣謂懸鐘磬之格朝諸侯則設以樂也縣懸也此蓋歎未至

中國之兩京也 善曰左氏傳曰楚子合諸侯於申椒舉言於楚子

曰夏啓有鈞臺之享 康王有豐宮之朝 方且排鳳闕以高游開爵園而

廣宴 翰曰鳳闕闕名爵園鄴都園名言志欲平中原以為宴也
記曰銅爵臺 竝命在位展詩登 善本作 志則夫談美有

章陳信無愧者歟 向曰楚子問孟子云范武子德何如對曰

神而不虛也言今天子仁明頌美德亦無愧也 善曰楚辭曰展詩

也周易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毛詩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左

傳曰楚子木問趙孟曰范武子之德 何如對曰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

王元長

銑曰齊武帝永明九年三月三日幸芳林園宴會羣臣勅融為序善曰蕭子顯齊

書曰武帝永明九年三月三日幸芳林園飲朝臣勅王融為序文藻富麗當代稱之

臣聞出豫為象鈞天之樂張焉

良曰易豫卦云先王以作樂崇德象則易

象也鈞天乃天帝樂也善曰周易豫卦曰先王作樂殷薦上帝史記曰趙簡子病二日而悟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張樂已見上文時乘既位御氣之駕翔焉濟曰易乾卦去時

既位謂飛龍喻天子得位也御氣則御行於元氣中也駕則龍也善曰周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莊子曰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穆天子傳曰天子命駕八駿之乘遂東南翔行馳千里郭璞曰行如飛翔也

襄城之域

翰曰宸天也言得純一之正道以奉天謂黃帝也言黃帝問道至于襄城之野也逍遙游貌域野也善

曰老子曰王侯得一而天下正尚書曰惟辟奉天宸與辰同體元已見上文莊子曰黃帝將見大隗于具茨之山至襄城之野

則大悵望姑射

亦之阿然管鳥眇寂寥其獨適

者也

善本作已字向曰元善也體善則大謂堯也堯出游見四子於姑射之山窅然喪其天下謂得道也阿山也銑曰言黃

帝及堯皆求道深遠虛無蓋其自善者也非與天下同之也窅眇深遠也寂寥虛無也適善也善曰東都王人曰體元立制繼天而作論語子曰唯天為大惟堯則之莊子曰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藟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家語孔子曰聖人舉事可施於百姓非獨適一身之行至如夏后兩龍載驅璿臺之上穆

滿八駿如舞瑤水之陰亦有饗食云固不與萬人善

作民共也良曰夏后帝啓也有馬號為兩龍乘游於璿臺之上以饗諸侯百官也璿臺名穆滿周穆王也言乘八駿之

馬以游行天下也如舞謂馬行貌瑤水瑤池也言穆王游於崑崙山見西王母與宴于瑤池之上也言此二主有宴饗則又不與天下萬人共樂也善曰山海經曰大樂之野夏后啓於此舞九代馬乘兩龍毛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易歸藏曰昔者夏后啓筮享神於晉之墟作為璿臺於水之陽穆滿八駿已見江賦又穆天子傳曰天子北升太山之上以望四野乙丑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毛詩曰執轡如組兩駿如舞孟子曰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輿馬之音與羽毛之美父子不相顧弟兄妻子離散此無佗不與民同樂也我

大齊之握機創歷誕命建家接禮貳宮考庸太

室濟曰握機執天下之柄也創歷改正朔也誕大建立也翰曰貳宮天子接禮賢人之所也庸用也太室明堂也言考用才能

於明堂之宮也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齊太祖高皇帝諱道成字紹伯受宋禪尚書曰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又曰永建乃家孟子曰舜尚見帝帝館甥於二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趙岐曰尚上也舜在畎畝之時堯友禮之舜上見堯堯舍之於副宮堯亦就饗舜之所設更為賓主尚書大傳曰維十月五祀舜為賓客禹為主人樂正進贊曰尚考太室之義唐虞為虞賓鄭玄曰舜既使禹攝天下之事於祭祀避之居賓客之位獻酒則為亞獻尚考猶言往時也太室明堂之中央室也義當為儀儀禮儀也謂祭太室之禮堯為舜也

幽明獻期雷風通饗昭華之珍既徙延喜之

玉攸歸 向曰幽明獻期祥瑞見也雷風通饗陰陽和也 銑曰此二寶徙歸于齊也 善曰曾子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幽圓曰明禮記曰幽則有鬼神太公伏符陰謀曰武王伐紂四海神

河伯皆曰天伐殷立周謹來受命願獻時雨論語識曰仲尼云吾聞堯率舜遊首山觀河渚一老曰河圖收羽來告帝期尚書曰納于大麓

烈風雷雨不迷尚書大傳曰舜將禪禹八風循通又曰堯得舜推而尊之贈以昭華之玉尚書璇璣玉以珩曰玄圭出刻曰延喜之王

革

宋受天保生萬國度洛邑靜鹿丘之歎遷鼎息

大垆 古 善曰齊改宋歷蚺如而受天命以為天子也 濟曰

之慙 度邑謂上度邑如柳也言武王克殷將度邑自鹿丘

而歎恥者以臣伐君之名也成湯即天子位遷遷九鼎于亳都至大垆而有慙德亦謂以臣伐君也鹿丘大垆並地名言齊受宋禪讓之位而無慙歎之也息皆猶無也 善曰周書武王曰膺受大命革殷受天命命又曰我聞古商先王成湯保生商人又度邑篇曰維王克殷乃永歎曰嗚呼不淑充天之對自鹿至于丘中具明不寢帝主世紀曰湯即天子位遂遷九鼎于亳至大垆而有慙德周書丘或為苑

紹清和於帝猷聯顯懿於王表 翰曰紹繼也猷道也懿美也表外也

言能繼清和之德於五帝之道連明美之理於三王之外 善曰言以清和之德繼於太道楊子雲劇秦美新曰鏡淳粹之至精聆清和

之正聲蔡邕月令論曰出北闈視帝猷法言曰昔在有熊高辛有虞三代咸有顯懿故天因而瑞之為神明王河圖曰成帝德者堯開王

表者 **駿發開其遠祥定爾固其洪業** 向曰駿疾也言齊帝之德疾發聞於

禹 **天下故能開遠方之祥瑞也** 詩云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謂安定之道堅固其大業也 善曰毛詩曰濬哲維商長發其祥又曰駿發爾私

又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劇 **皇帝** 銑曰齊武帝也 善曰蕭子顯奏美新曰制作六經洪業

遠以太體膺上聖運鍾下武 良曰膺當也鍾聚也下武謂子即位 **能繼先業亦如武王繼文王之道故云運聚下武** 善曰墨子曰上聖立為天子其次立為三公毛詩序曰下武嗣文也 **冠五**

行之秀氣邁三代之英風濟曰五行水火金木土也邁過也三代夏殷周也善曰

禮記曰人者五行之秀又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三代之英立未之逮而志焉昭章雲漢暉麗日

月翰曰昭章雲漢喻文德也日月喻明也善曰毛詩曰倬彼雲漢為章于天譬猶天子為法度於天下也周易曰聖人與日月

合其牢籠天地彈壓山川向曰彈壓猶蹴蹋也善曰淮南子曰帝者體太一牢籠天地彈壓

山設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遠銑曰景光敷布柔安也善曰神理

猶神道也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劉義恭丹徒宮集曰昭化景俗玄教疑神廣雅曰景炤也尚書曰帝乃誕敷文德錄圖曰

女聞偃兵建文化尚書曰柔遠能通澤晉泛善本作而無私法公引而不

殺翰曰聖人好生惡殺也善曰淮南子曰覆露昭道普汜而無私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又曰古之聰明叡智神武而不

殺者夫潛夫論曰簡刑薄威不殺不誅此德之上也猶且具明廢寢具晷忘餐濟曰

具及也言自夜及明不寢以憂國政善曰具明念負重於春

已見上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具弗皇暇食善曰具明

冰懷御犇於秋駕翰曰明君之治人若負重而履冰恐不勝其重懼見陷於冰若御奔馬於秋恐有覆

敗也秋駕天子法駕也善曰鄧析子曰明君之御民若乘犇而無轡履冰而負重也尚書曰若蹈虎尾涉於春冰莊子曰尹儒學御三

年而無所得夜夢受秋駕明日往朝師師曰今將教子以秋駕司馬彪曰秋駕法駕也可謂巍巍弗與

蕩蕩誰名良曰巍巍高大之貌蕩蕩廣遠之稱言高大廣遠之德人不可與之比也人誰能名焉善曰論語子曰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又曰秉靈圖而非泰涉

大哉堯之為君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善曰論語子曰

孟門其何險向曰秉執也靈圖天子位也言不以天子之位為泰者蓋憂天下也言濟天下之難雖如孟門太行

亦不以為險志憂人也孟門山名也善曰春秋漢含孽曰天子南

面秉圖書成公綏大河賦曰靈圖授錄於義皇孟子曰以其道舜受

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呂氏春秋曰舜修德而苗服諸后睿哲在

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為峻矣善曰蕭

躬妙善居質銑曰諸后太子也睿聖哲智也質體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世祖立皇太子長楸漢書疏廣曰太

子國儲副君尚書曰睿作聖明作哲禮記曰清明在躬桓子新論曰聖賢之材不世而妙善之技不傳內積和順

外發英華斧藻至德琢磨令範良曰斧藻謂脩飾也善曰禮記曰和順積中而英華外發法言曰吾未見斧藻其德若斧藻其

櫛者應劭漢官儀曰太子太傅日就月將琢磨玉質言太子有王之

言炳丹青道潤金壁濟曰言炳丹青文也道潤金壁美也善曰法言或問聖

人之言炳若丹青有諸曰丹青初則炳久則渝渝乎哉淮南子曰夫道潤乎草木浸乎金石毛詩曰如金如錫如珪如璧

樓而問豎入虎闈而齒胄翰曰龍樓漢太子門名也問豎謂文王為太子至寢門外

朝於王季問於內豎人曰今日安否如何虎闈教國子之學所也公卿之子為胄子言太子入學以年大小為次不以天子之子為上故

云齒胄齒年也善曰漢書成紀曰上嘗召太子出龍樓門禮記曰文王之為太子朝於王季曰三鷄初鳴至寢門外問內豎曰今日安

不如何周禮曰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居虎門之左燕邕明堂月令論曰周官有闈門之學禮記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

齒於學之謂也尚書曰夙典樂教胄子愛敬盡於一人光耀究於四海

向曰一人天子也究盡也善曰孝經曰愛敬盡於事親毛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呂氏春秋曰愛敬盡於事親光耀加於百姓究於四海此天子之孝也

若夫族茂麟趾宗固磐石跨蹶昌姬

韜軼炎漢銑曰茂盛也麟趾詩篇名美公族之盛也磐石大石也言宗族堅固如大石不可轉易也跨越也昌姬文王也韜藏軼過也言齊帝之德踰越蹶踣於文王懷藏超過於炎漢也漢火德故稱炎也善曰毛詩曰麟之趾振振公子漢書宋昌曰

帝王子弟犬牙相制所謂磐石之宗春秋錄圖曰倉精萌元宰比

姬稷之後昌東觀漢記序曰漢以炎精布耀或幽而光

肩於尚父中鉉繼踵乎周南分陝流勿翦之歡

來仕允克施之譽良曰元宰謂宰相也言宰相之德與太公比肩也鉉鼎耳也以黃金為之黃色為中

故言中此三公位也踵跡也周南周公也濟曰周公邵公分陝界而治人皆歡悅故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邵伯所芟也允信也克

能也言來仕官信能當施惠之譽矣言皆用人得賢才也善曰元宰冢宰也中鉉司徒也說苑晏子謂楚王曰齊之臨菑比肩繼踵毛

詩曰惟師尚父周易曰鼎金鉉鄭玄曰金鉉喻明道能舉君之官職也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毛詩序曰周南言化自北而南故繫

之周公公羊傳曰自陝以西邵公主之毛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邵公所芟國語曰秦后太子來仕其車千乘韋昭曰王仕於晉也班

固漢書貢禹贊曰禹既黃髮以莫不如珪如璋令問令望德來仕尚書曰君陳克施有政

朱第方斯皇室家君王者也翰曰珪璋玉名喻賢才也令善也朱第官之服飾也

皇大也室家猶親密也言為臣皆親密於君一心盡忠也本枝善曰毛詩曰如珪如璋令問令望又曰朱第斯皇室家君王

之盛如此稽古之政如彼向曰本枝謂宗族也善曰毛詩曰文王孫子本枝百世尚書

曰若稽古帝堯用能免羣生於湯火納百姓於休和草萊

樂業守屏稱事銑曰湯火謂禍亂也休和謂禍亂已平兵戈

樵之人也守屏謂州牧也善曰史記曰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

在邊邑曰某屏尸子曰能官者必稱事引鏡皆明目臨池

無洗耳良曰公孫述僭稱帝於蜀蜀人任永乃託目盲後述既

皆明目也許由巢父皆隱者堯以天下讓許由而以爲汙其聽乃臨

池洗耳言今太平野無逸人也善曰譙周考史曰公孫述竊位於

蜀蜀人任永託清盲及述誅永澡盥引鏡自照曰時清則目明皇甫

謚高士傳曰堯致天下讓許由巢父聞之以爲汙乃臨池水而洗耳

沈寘之怨既缺適和軸之疾已消濟曰沈寘適軸皆

病盡除也善曰漢書曰蜀嚴沉寘侯巴曰嚴君平常病不事沉寘

而死亦絜矣毛詩曰考盤在陸碩人之軸考盤在阿碩人之適毛萇

曰軸病也謂賢人興廉舉孝歲貢善本作於外府署行

隱居而離困病也去議年日夕于中甸翰曰言舉孝廉賢才每歲貢自州郡

也外府州郡也署考也考吏行之殿

最議年穀之豐儉而奏於天子使朝夕盈于畿甸之中也善曰漢

書曰詔執事興廉舉孝又詔曰有懿稱明德者遣詣相國府署行議

年蘇林曰行狀年紀也尚書曰五百里甸服

協律摠章之司序倫正俗向曰協

摠章禮官也倫次也言各有次序以王風俗也善曰漢書曰李延

年爲協律都尉魏志曰明帝立摠章觀荀氏傳曰勗爲光祿大夫公

以爲魏杜夔所制律呂檢校大樂摠章鼓吹八音與律呂乖毛詩序

曰先王以是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風俗通曰爲政之要辯風正俗

最其也崇文成均之職導德齊禮銑曰崇文成均文學官也

先善曰魏志曰明帝置崇文觀徵善文者以充之周禮曰大司樂

掌成均之法以教建國之學校而合國之子弟焉論語子曰導之以

德齊之以禮挈壺宣夜辨氣朔於靈臺書笏珥彤紀言

事於仙室良曰挈壺氏掌刻漏之官知晝夜日月氣候之事朔

珥執也彤赤管筆也皆史臣所以書記事也善曰

周禮夏官曰挈壺氏掌懸壺蔡邕天文志曰言天體者有三家其一

曰宣夜鄭玄毛詩箋曰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侵象察氣之妖祥左

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禮記曰造受命於君則

書於笏潘岳賈武公誅曰惟帝以公通揚祖宗延登東序服袞珥彤

史記曰秦文公初有史以紀事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華嶠後漢

宗

書曰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今故言仙室

褰帷斷裳危冠空履之吏

銑曰後漢賈琮為冀州刺史車垂赤帷而行及至州自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何反垂帷於車以自掩蔽乃命御者褰去其帷朱博為琅邪太守俗多舒緩衣長不中節度皆斷其衣裳令去地三寸以便於

事危冠壞冠也空履敝履也言其吏清廉而貧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賈琮為冀州刺史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震悚

漢書曰蓋寬饒初拜為司馬未出殿斷其單衣令短離地說苑曰楚人長劍危冠而有子西漢書曰唐遵以明經飾行顯名於世衣弊履

穿影搖武猛扛鼎揭渠旗之士良曰影搖輕便貌扛揭皆舉也善曰漢書曰

霍去病每從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為嫖姚校尉華嶠後漢書曰丁白為武猛校尉法言曰或問力能扛鴻鼎揭華旗知德亦有之乎曰百

人也勤恤民隱糾逃力士王慝士德反翰曰恤憂隱痛逃遠之所痛糾察風俗遠大惡也善曰國語祭公謀父曰勤恤民

隱而除其害左氏傳曰王謂晉文侯曰以綏四方糾逃王慝射

集隼於高墉繳若大風於長隧不仁者遠惟道

斯行濟曰隼鷲鳥也以喻凶人也墉牆也喻人所居也言射此鳥於高牆之上喻除凶人於平人間也堯時大風為害堯使

羿繳之於青丘之澤大風風伯繳射也隧隧道也善曰周易曰公

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而無不利淮南子曰堯之時大風為害堯命羿繳大風於青丘之澤許慎曰大風風伯也毛詩曰大風有隧論

語子夏曰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禮記曰大道之行也讒莠蔑聞攘爭掩息翰曰讒譖之人在朝如藹之有莠

攘爭謂攘臂而爭訟也掩息言無也善曰毛詩曰無或攘攷稀鳴桴流於砥

路鞠茂草於圓扉向曰桴擊鼓杖也鼓所以鳴於路者蓋為盜發而擊之也今稀鳴謂少盜賊也砥平

也鞠養也茂盛也圓扉獄也言時無犯罪者獄皆久空故養茂盛草於獄中善曰說文曰桴鼓柄也漢書曰張敞為京兆尹桴鼓稀鳴市

無偷盜毛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又曰跋耆年關市井之

游銑曰耆年老人也漢孝文之治至和平老人不游市井也善曰史記太史公曰文帝時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未嘗至市

井遊遨嬉戲稚齒豐車馬之好宮隣昭泰荒憬九

切清夷濟曰稚齒小子也年五歲有鳩車之樂七歲有竹馬之歡皆謂得其天性也翰曰官居隣近憬遠夷平也言

天子之道居近昭泰之治荒遠之國感盛德而清平也善曰閑居賦曰昆弟班白兒童稚齒應劭漢官儀曰不制之臣相與比周比周

者官鄰金虎宮鄰金虎者言小人在位比周相進與君為鄰堅若金
讒言人惡若虎毛詩曰憬彼淮夷來獻其琛仲長子昌言曰警蹕清
夷侮食來王左言入侍離身反踵之君陸麻側首

貫曾之長屈膝厥角請受纓縻向曰侮食左言蠻夷
國也 銑曰離身反

踵睡首貫曾四海國名屈膝拜也厥角叩頭也纓縻皆係也言請受
國家拘係以輸貢賦也 善曰漢書匈奴傳曰壯者食肥美老者食

其餘貴壯健賤老弱也古本作晦食周書曰東越海食尚書曰四夷
來王揚雄蜀王本紀曰蜀之先名曰蠶叢柏濩魚鳧開明是時人民

推騫左言漢書曰南越王太子嬰齊入侍周書曰離身淞齒之國以
龍角神龜為獻爾雅曰北方有比有人焉迭食而迭望郭璞曰此即

半體之人人各有一目一鼻孔一臂一脚亦猶魚鼠之相合爾呂氏
春秋曰舜登為天子大人反踵皆被其澤高誘淮南子注曰反踵國

名其人南行迹北向也淮南子曰三苗睡首山海經曰有貫曾國其
人冑有竅括地圖曰禹平天下會于會稽之野又南經防風之神孛

射之有迎雷二神恐以刃自貫其心禹哀之乃拔刃療以不死之草
皆生是為貫曾之民喻巴蜀文曰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孟子曰武王

之伐殷百姓若崩厥角趙歧曰厥角叩頭以額角犀擗地也漢書終
軍曰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致之闕下難蜀父老曰蓋聞天子之牧

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 文鉞碧怒砮之琛奇翰善芳之賦良曰
善芳

遠國異鳥名餘皆遠方物之寶也 善曰文鉞未詳一曰鉞當為越
杜篤展武論曰文越水震緝風仰流徐廣晉紀曰鮮卑以碧石為

王沉魏書曰東夷矢用楷青石為鏃孔安國尚書傳曰砮中矢鏃也
家語孔子曰昔武王克商於是肅慎氏貢楷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周

書曰成王時貢奇幹善芳者頭若雄雞佩之令人不
昧孔晁曰奇幹亦比狄善芳者鳥名不昧不忘也 純牛露犬

之玩乘黃茲白之馬四 翰曰皆遠方奇獸也玩美也茲白似馬
故云駟也 善曰周書曰卜盧國獻純

牛純牛小牛也又曰渠搜獻鼯犬鼯犬露尖也能飛食虎豹又曰白
民乘黃乘黃者似狐其背有兩角又曰西方正北曰義渠獻茲白茲

白者若馬鋸 盈衍儲邸充物郊虞向曰盈衍溢滿也儲邸猶
府藏也言遠方之物溢滿

齒食虎豹 於府藏也充切滿也郊四郊也虞掌山澤之
官言遠方所獻奇禽異獸滿於四郊山澤也 軌躅直綠切舍
本作匪蹟相

尋鞮兮譯無曠銑曰軌躅行跡也言萬物貢獻行跡相尋不
絕也周官鞮鞻氏掌四夷之樂也譯傳四夷

之語而宣之者也言四夷獻樂譯言歲時不曠也 善曰儲邸猶府
藏也郊虞掌山澤之官也尚書曰苞匭菁茆匭音軌聘禮曰賈人啓

擯取圭垂纆而受宰晉中興書王禹上言曰貢篚相尋連舟載路周
官曰鞮鞻氏掌四夷之樂禮記曰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尚書大傳

曰成王時越裳氏 一尉候於西東合車書於南北暢

重九譯而獻白雉

輶埋鞞鞞 輶車也鞞鞞衆車聲也 **之轍綏** 惟而 **旌卷悠悠之旆** 良曰暢長也長轍兵

皆不用也善曰揚解嘲曰東南一尉西北一候禮記曰書同文

車同軌毛詩曰文茵揚轡范曄後漢書曰張綱埋其車輪於洛陽都

亭毛詩曰有車鞞鞞記曰武車綏旌魏都賦曰虹旌攝毫以就卷

毛詩曰悠悠旌旌 **四方無拂** 扶 **五戎不距偃革辭軒銷金**

罷刃 濟曰拂亂也四方之戎有五種不距謂不距捍王命也偃息

兵也善曰周書曰四方無拂奄有天下又曰五戎不距加用師旅

漢書張良曰昔武王伐殷紂事已畢偃革為軒陳琳應機曰治刃銷

鋒偃武 **天瑞降地符升** 翰曰天瑞謂甘露也地符謂慶雲也

行德 **澤馬來** 向曰澤馬瑞馬也善曰孝經援 **器車出** 銳曰器

也善曰禮記 **紫脫華朱英秀** 向曰並瑞草也華秀也皆花也

而王其政太平而遠方神獻其朱英紫脫宋均注曰紫脫北方之初

上值紫宮凡言當生者不死也死則主當之尚書大傳曰德先地序

則朱草生瑞應圖 **佞枝植** 濟曰黃帝有屈軼草出於階若佞人入

曰朱草亦曰朱英 **雲潤星暉風揚月至** 良曰暉

為天子莫莢生於庭為帝成曆 **江海呈象龜龍**

揚謂和風也月至謂月行不失度也善曰京房易飛候曰青雲潤

澤蔽曰在西北為舉賢良禮斗威儀曰君乘土其政平則鎮星黃而

多暉禮含文嘉曰朋友有舊內外有差則箕為 **江海呈象龜龍**

之直月至風揚宋均曰月至月行以度至也 **邁三五而不追**

載文 善曰禮斗威儀曰其君乘水而王江海著其象龜龍破文而

見宋均曰龜龍水物也文青黃白赤黑也具有此色見於水

故曰 **方握河沈璧封山紀號** 善本作 **邁三五而不追**

踐八九之遙迹 濟曰堯與羣臣沉璧於河乃為握河記也封

也三五謂三皇五帝也八九謂封禪七十二君善曰帝王出紀曰

堯與羣臣沉璧於河乃為握河記今尚書候是也孝經鉤命決曰封

于太山考績燔柴禪于梁父刻石紀號禮記逸曰三皇禪云云五帝

禪亭亭史記楚子西曰孔子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八九謂七

十二君曹植魏德論曰越 **功既成矣世既貞矣信可以**

九於往素踵黃帝之靈矩

優游暇豫作樂崇德者歟善曰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老子曰王侯得一而天下貞

曹植魏德論曰帝猷成矣股肱貞矣尚書大傳曰周公作樂優遊三年孫子兵法曰人効死而上能用之雖優遊暇譽令猶行也譽猶豫

古字通周易曰先王作樂崇德于時青鳥司開條風發歲粵上斯已

惟暮之春翰曰青鳥春鳥也司開謂主生也言春氣取生萬物也條風春風也粵上斯已謂於此上已也惟詞也

善曰左氏傳郊子曰青鳥氏司啓者也易通卦驗曰立春條風至楚辭曰獻歲發春泪吾南行上已已見上文毛詩曰嗟嗟保介惟暮之春

同律克和樹草自樂向曰太史掌六同之律以合陰陽之聲同謂和六律也善曰周禮

曰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鄭玄曰同陰律也尚書曰八音克諧孔安國曰諧和也漢書文帝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

有以楔飲之日在茲風舞之情咸蕩去肅表乎

時訓行慶動於天矚銑曰楔絜也言被不祥以獲清絜也風舞謂歌詠先王之道也咸皆也蕩動也

肅威也表法也言天子春行仁惠之令助時養物故懸其威嚴之法也行時訓謂先王之教也行慶於人動於天子之眷矚也善曰禮

傳曰楔者絜也仲春之時於水上繫絜也論語曰風乎舞雩詠而歸蔡邕月令章句曰秋冬肅急之後故布生德和政令去肅急禮記曰

載懷平圃乃馨芳林芳林園者福

地奧區之湊丹陵若水之舊良曰載則也平圃芳林園名濟曰丹陵地名堯所

生處也若水水名帝顓頊所生處也皆非江東之地此美而比之也善曰山海經曰槐江之山實惟帝之平圃南望崑崙十洲記曰芳林園在青溪菰首橋東齊高帝舊宅齊有天子為舊宮宮東築山鑿也

號曰芳林園遁甲開山圖曰驪山之西原有阜名曰風涼雍州之福地西京賦曰寔惟地之奧區神

殷殷均乎姚澤無

尚於周原良曰殷殷盛貌姚澤舜生地無美也均者言所游地盛同於姚澤也尚者言此處之美加於周原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顓頊生於若水乃登為帝又曰舜陶於河濱釣於雷澤登為天子賢士歸之萬人譽之陳陳殷殷無不戴悅高誘曰殷

盛也呂氏春秋曰舜為天子輒輒啟啟草水戴悅高誘曰啟政動而喜貌也殷殷或為啟啟故兩引之輒知葉切啟仕勤切帝王世紀曰

瞽叟之妻曰幄登生舜于姚墟故姓姚氏堯求賢而四嶽薦舜堯乃命于順澤之陽毛詩曰周原膺膺董茶如飴狄豐邑

之未宏陋譙居之猶褊卑緬切翰曰豐邑漢高故里也宏

求中和而經處揆景緯以

言皆以豐譙為攸陋善曰漢高祖豐人曹孟德譙人

裁基飛觀神行虛檐鹽雲構向曰言於園中作宮也將

造作也周禮以土圭之法正日影日至影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陰陽之所和故曰中和也揆度也景日緯星也言度日星以正東西南北

之位飛觀高臺也神行言高若鬼神所作也行猶作也雲構言高與雲齊也毛詩曰定之方中作為楚宮揆之以日作為楚室東京賦曰

飛閣神行莫我能形劉公幹詩曰大夏雲構離房乍設層樓間起負朝陽而

抗殿跨靈沼而浮榮銑曰離房側室也層高也向曰負

池水構屋檐於水上也善曰蜀都賦曰百室離房李尤平樂館銘

曰層樓通閣禁闈洞房爾雅曰山東曰朝陽西京賦曰疏龍首以抗

殿狀巍峩以業岌毛詩曰王在鏡文虹於綺疏浸蘭泉於

靈沼鄭玄禮記注曰榮屋翼也玉砌翰曰鏡飾也文虹謂飾虹蜺之文於窻也綺疏窻也渠中生

善曰傳玄陽春賦曰丹霞播景文虹竟天李尤東觀銘曰房闈內布

綺疏外陳張衡七辨曰迴飈拂其寮蘭泉注其庭劉禎魯都賦曰金

陛玉砌玄極雲阿幽幽叢薄秩秩斯干善本作曲拂迢迢

復良曰幽幽深貌草木叢生曰薄秩秩水流貌斯干潤

也曲拂迢迢謂水曲折流也潺湲石中水流貌徑復

幽南山淮南子曰曲拂迢迢以像偶語高誘曰拂戾迢迢水流也楚

辭曰川谷徑復流潺湲新萍泛沚華桐發岫雜天平采于柔荑

啼柔荑初生木葉也錦文也善曰禮記月令曰季春之月桐始華萍

始生爾雅曰小洲曰沚山有穴為岫毛詩曰桃之天天灼灼其華又

曰手如柔荑又曰鳥鳴嚶嚶又曰絲蠻黃鳥薛君注曰絲蠻文貌禁軒承幸清宮侯宴

禁軒天子車也天子所御曰幸清宮天子所游宮侯待也善曰如

淳漢書注曰省中本為禁中然乘輿之物通呼曰禁漢書曰太僕先

宮緹啼帷宿置帟幕宵懸翰曰緹丹黃色也天子帳帷

宿置宵懸皆謂夜預設之至明也善曰南都賦曰朱帷連網鄭司

農周禮注曰在旁曰帷在上曰幕鄭玄曰奔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塵

也皆以緹為之既而滅宿澄霞登光辨色向曰滅宿澄霞謂天曉

造作也周禮以土圭之法正日影日至影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陰陽之所和故曰中和也揆度也景日緯星也言度日星以正東西南北之位飛觀高臺也神行言高若鬼神所作也行猶作也雲構言高與雲齊也毛詩曰定之方中作為楚宮揆之以日作為楚室東京賦曰飛閣神行莫我能形劉公幹詩曰大夏雲構

造作也周禮以土圭之法正日影日至影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陰陽之所和故曰中和也揆度也景日緯星也言度日星以正東西南北之位飛觀高臺也神行言高若鬼神所作也行猶作也雲構言高與雲齊也毛詩曰定之方中作為楚宮揆之以日作為楚室東京賦曰飛閣神行莫我能形劉公幹詩曰大夏雲構

造作也周禮以土圭之法正日影日至影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陰陽之所和故曰中和也揆度也景日緯星也言度日星以正東西南北之位飛觀高臺也神行言高若鬼神所作也行猶作也雲構言高與雲齊也毛詩曰定之方中作為楚宮揆之以日作為楚室東京賦曰飛閣神行莫我能形劉公幹詩曰大夏雲構

造作也周禮以土圭之法正日影日至影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陰陽之所和故曰中和也揆度也景日緯星也言度日星以正東西南北之位飛觀高臺也神行言高若鬼神所作也行猶作也雲構言高與雲齊也毛詩曰定之方中作為楚宮揆之以日作為楚室東京賦曰飛閣神行莫我能形劉公幹詩曰大夏雲構

造作也周禮以土圭之法正日影日至影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陰陽之所和故曰中和也揆度也景日緯星也言度日星以正東西南北之位飛觀高臺也神行言高若鬼神所作也行猶作也雲構言高與雲齊也毛詩曰定之方中作為楚宮揆之以日作為楚室東京賦曰飛閣神行莫我能形劉公幹詩曰大夏雲構

造作也周禮以土圭之法正日影日至影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陰陽之所和故曰中和也揆度也景日緯星也言度日星以正東西南北之位飛觀高臺也神行言高若鬼神所作也行猶作也雲構言高與雲齊也毛詩曰定之方中作為楚宮揆之以日作為楚室東京賦曰飛閣神行莫我能形劉公幹詩曰大夏雲構

造作也周禮以土圭之法正日影日至影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陰陽之所和故曰中和也揆度也景日緯星也言度日星以正東西南北之位飛觀高臺也神行言高若鬼神所作也行猶作也雲構言高與雲齊也毛詩曰定之方中作為楚宮揆之以日作為楚室東京賦曰飛閣神行莫我能形劉公幹詩曰大夏雲構

造作也周禮以土圭之法正日影日至影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陰陽之所和故曰中和也揆度也景日緯星也言度日星以正東西南北之位飛觀高臺也神行言高若鬼神所作也行猶作也雲構言高與雲齊也毛詩曰定之方中作為楚宮揆之以日作為楚室東京賦曰飛閣神行莫我能形劉公幹詩曰大夏雲構

造作也周禮以土圭之法正日影日至影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陰陽之所和故曰中和也揆度也景日緯星也言度日星以正東西南北之位飛觀高臺也神行言高若鬼神所作也行猶作也雲構言高與雲齊也毛詩曰定之方中作為楚宮揆之以日作為楚室東京賦曰飛閣神行莫我能形劉公幹詩曰大夏雲構

造作也周禮以土圭之法正日影日至影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陰陽之所和故曰中和也揆度也景日緯星也言度日星以正東西南北之位飛觀高臺也神行言高若鬼神所作也行猶作也雲構言高與雲齊也毛詩曰定之方中作為楚宮揆之以日作為楚室東京賦曰飛閣神行莫我能形劉公幹詩曰大夏雲構

造作也周禮以土圭之法正日影日至影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陰陽之所和故曰中和也揆度也景日緯星也言度日星以正東西南北之位飛觀高臺也神行言高若鬼神所作也行猶作也雲構言高與雲齊也毛詩曰定之方中作為楚宮揆之以日作為楚室東京賦曰飛閣神行莫我能形劉公幹詩曰大夏雲構

造作也周禮以土圭之法正日影日至影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陰陽之所和故曰中和也揆度也景日緯星也言度日星以正東西南北之位飛觀高臺也神行言高若鬼神所作也行猶作也雲構言高與雲齊也毛詩曰定之方中作為楚宮揆之以日作為楚室東京賦曰飛閣神行莫我能形劉公幹詩曰大夏雲構

造作也周禮以土圭之法正日影日至影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陰陽之所和故曰中和也揆度也景日緯星也言度日星以正東西南北之位飛觀高臺也神行言高若鬼神所作也行猶作也雲構言高與雲齊也毛詩曰定之方中作為楚宮揆之以日作為楚室東京賦曰飛閣神行莫我能形劉公幹詩曰大夏雲構

造作也周禮以土圭之法正日影日至影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陰陽之所和故曰中和也揆度也景日緯星也言度日星以正東西南北之位飛觀高臺也神行言高若鬼神所作也行猶作也雲構言高與雲齊也毛詩曰定之方中作為楚宮揆之以日作為楚室東京賦曰飛閣神行莫我能形劉公幹詩曰大夏雲構

造作也周禮以土圭之法正日影日至影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陰陽之所和故曰中和也揆度也景日緯星也言度日星以正東西南北之位飛觀高臺也神行言高若鬼神所作也行猶作也雲構言高與雲齊也毛詩曰定之方中作為楚宮揆之以日作為楚室東京賦曰飛閣神行莫我能形劉公幹詩曰大夏雲構

造作也周禮以土圭之法正日影日至影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陰陽之所和故曰中和也揆度也景日緯星也言度日星以正東西南北之位飛觀高臺也神行言高若鬼神所作也行猶作也雲構言高與雲齊也毛詩曰定之方中作為楚宮揆之以日作為楚室東京賦曰飛閣神行莫我能形劉公幹詩曰大夏雲構

造作也周禮以土圭之法正日影日至影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陰陽之所和故曰中和也揆度也景日緯星也言度日星以正東西南北之位飛觀高臺也神行言高若鬼神所作也行猶作也雲構言高與雲齊也毛詩曰定之方中作為楚宮揆之以日作為楚室東京賦曰飛閣神行莫我能形劉公幹詩曰大夏雲構

造作也周禮以土圭之法正日影日至影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陰陽之所和故曰中和也揆度也景日緯星也言度日星以正東西南北之位飛觀高臺也神行言高若鬼神所作也行猶作也雲構言高與雲齊也毛詩曰定之方中作為楚宮揆之以日作為楚室東京賦曰飛閣神行莫我能形劉公幹詩曰大夏雲構

造作也周禮以土圭之法正日影日至影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陰陽之所和故曰中和也揆度也景日緯星也言度日星以正東西南北之位飛觀高臺也神行言高若鬼神所作也行猶作也雲構言高與雲齊也毛詩曰定之方中作為楚宮揆之以日作為楚室東京賦曰飛閣神行莫我能形劉公幹詩曰大夏雲構

造作也周禮以土圭之法正日影日至影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陰陽之所和故曰中和也揆度也景日緯星也言度日星以正東西南北之位飛觀高臺也神行言高若鬼神所作也行猶作也雲構言高與雲齊也毛詩曰定之方中作為楚宮揆之以日作為楚室東京賦曰飛閣神行莫我能形劉公幹詩曰大夏雲構

造作也周禮以土圭之法正日影日至影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陰陽之所和故曰中和也揆度也景日緯星也言度日星以正東西南北之位飛觀高臺也神行言高若鬼神所作也行猶作也雲構言高與雲齊也毛詩曰定之方中作為楚宮揆之以日作為楚室東京賦曰飛閣神行莫我能形劉公幹詩曰大夏雲構

造作也周禮以土圭之法正日影日至影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陰陽之所和故曰中和也揆度也景日緯星也言度日星以正東西南北之位飛觀高臺也神行言高若鬼神所作也行猶作也雲構言高與雲齊也毛詩曰定之方中作為楚宮揆之以日作為楚室東京賦曰飛閣神行莫我能形劉公幹詩曰大夏雲構

造作也周禮以土圭之法正日影日至影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陰陽之所和故曰中和也揆度也景日緯星也言度日星以正東西南北之位飛觀高臺也神行言高若鬼神所作也行猶作也雲構言高與雲齊也毛詩曰定之方中作為楚宮揆之以日作為楚室東京賦曰飛閣神行莫我能形劉公幹詩曰大夏雲構

式道左右中候也毛詩曰伯也執殳禮記曰君車已駕則僕展軫效駕鄭玄曰展軾具視也効駕白已駕也

節明鐘暢音 良曰鑿軾也馬徐行以警動其節知君之行止也天子出則撞左鐘明謂初曉時也暢通也善曰

淳于鬲斗酒說曰明 七萃連鑣九旂 齊軌 善曰周穆王傳曰天子賜七萃之士郭璞曰萃聚也猶傳有七輿大夫張景陽

七命曰駟馬連鑣文穎曰甘泉鹵簿天子出道車五乘旂 建旗拂

車九乘蔡邕釋誨曰群車方奔于險路安能與之齊軌

蜺揚葭振木 翰曰建立也拂蜺謂旗高也葭蕭管屬言其聲衆節悲歌聲振林木

魚甲煙聚貝冑星離 善曰東京賦曰龍輅充庭雲旗

曲瑤 綖之飾絕景追 善本 風之騎 向曰魚甲以鮫皮為

也冑兜鍪也煙聚星離言多也 銑曰重英綵畫之子也曲瑤車蓋

玉也絕景追風之騎良馬也 善曰孫卿子曰楚絞革犀兕以為甲

堅如金石毛詩曰公徒三萬具冑未綬又曰二子重英西京賦曰龍

璠曲莖魏書曰上所乘馬名絕景為失所中呂氏春秋曰故須青龍

之匹遺 昭灼甄部駟 祖駿函列虎視龍超雷駭電

逝 良曰昭灼光明也甄部長陣也駟駿良馬也函行列也 濟

曰長陳為甄魏都賦曰異馬填廐而駟駿周易曰虎視眈眈南都賦

曰馬鹿超而龍驤潘岳閑居賦曰礪石雷駭嵇康贈秀才詩曰風馳

電轟轟 隱隱紛紛軫軫羌難得而稱計 翰曰轟轟隱

軫軫多也羌難辭也 善曰說文曰轟轟群車聲也羽獵賦曰隱隱

軫軾被陵綠坂莫莫紛紛山谷為之風颭左思吳都賦曰羌難得而

爾乃迴輿駐罕岳鎮洲渟 音亭向曰輿天子車也罕

如岳其渟如洲也 善曰東觀漢記曰天子行有輿罕孫子兵

法曰其鎮如山其渟如洲石崇楚妃歎曰矯矯莊王洲渟嶽峙 睟

容有穆賓儀式序授几肆筵因流波而成次

蕙肴芳醴任激水而推移 銑曰睟潤澤之貌也穆和也式

良曰几玉几天子所憑也肆陳也因循也言循環流波坐而成次肴

酒皆用激水而循行也蕙芳皆言香也肴肉也任用也推移猶循行

也 善曰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色睟然於面趙岐

曰睟潤澤貌也毛詩曰天子穆穆又曰序賓以賢又曰式序在位又

曰或肆之筵或授之几古逸詩云羽觴隨流波楚辭 葆 保 侑 陳

曰蕙肴蒸芳蘭藉子虛賦曰涌泉清池激水推移

階金匏在席戚奏翹舞籥動邠

翹詩向曰葆所以障舞人也

舞名金匏樂器也戚斧也舞者所執也翹舞名也籥樂器也邠詩所以迎暑節也謂將至于夏也善曰張晏漢書注曰以翠羽為葆也

佾舞行列也毛詩曰我姑酌彼金罍禮記曰器用陶匏司馬彪續漢書曰執子戚舞雲翹周禮曰籥章掌土鼓函籥又曰仲春擊土鼓歌

函詩以逆暑也 召鳴鳥于弁 州追伶倫於嶰谷發參差

於王子傳妙靡於帝江 翰曰弁州之山有五色鳥名曰鳴鳥其聲皆有曲度伶倫樂人也黃

帝使伶倫取竹嶰谷吹之以為黃鐘之音也參差笙曲名王子仙人王子喬也天山有鳥狀赤如丹是識歌舞至於妙靡名帝江善曰

山海經曰弁州之山五采之鳥名曰鳴鳥爰有百樂歌舞之風漢書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嶰谷斷兩節間而吹之以

為黃鍾之宮孟康曰解脫也谷竹清也取竹之脫無溝節者楚辭曰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作鳳鳴山

海經曰天山有神鳥其狀如黃囊其文丹六清善本作歌有闕

足四翼渾沌無面目是識歌舞寔惟帝江 羽觴無筭上陳景福之賜下獻南山之壽 向

闕終也銑曰上天子也景大也下謂羣臣也善曰儀禮曰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禮記曰有司告以樂闕鄭玄曰闕終也楚辭曰瑤

漿蜜勺實羽觴燕禮曰無筭之爵毛詩曰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又曰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 信凱讌之在

藻知和樂於食苹桑榆之陰不居草露之滋方

渥 良曰凱歡也詩云魚在在藻凱樂飲酒喻羣臣依明君如魚在

於水藻之中以樂也食苹鹿鳴之詩也宴羣臣嘉賓之義也濟曰曰在桑榆之間言景不留也草露之滋方渥喻君恩已被霑矣

居留也滋潤也渥厚也善曰毛詩曰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

鎬飲酒樂愷毛詩序曰鹿鳴廢則和樂缺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

桑榆日所入也東觀漢記光武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毛詩曰湛湛

露斯在彼豐草 有詔曰今日嘉會咸可賦詩 善曰周易曰嘉會

都賦曰吉日嘉會 凡四十有五人其辭云爾

王文憲集序一首

任彥升 翰曰文憲者齊尚書令王儉也薨謚曰文憲集者錄其文章序者述集之所由

公諱儉字仲寶琅邪臨沂人也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王儉字仲寶 其

先 向曰其先謂始祖也 自秦至宋國史家諫協詳焉 善曰琅邪王氏錄曰王氏之

先出自周王子晉秦有王翦王離世為名將七略曰子雲家謀言以甘露元年生也

名德為 善本無為字 **海內冠冕** 善曰晉中興書曰王祥弟覽生 **古語云仁人之利**

天道運行 銑曰利者利萬物也天道運行言仁道者世祚長遠如天運之不絕也 善曰左氏傳君子曰仁人之

言其利博哉莊子曰天道運行而無所積故萬物成 **故呂虔歸其佩刀郭璞誓言以**

淮水 良曰魏徐州刺史呂虔有所佩刀工人相之為三公可服此刀虔乃以刀歸遺別駕王祥而謂之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

卿有公輔之才量故以相與也誓告也晉時王導渡淮使郭璞誓璞告之曰吉無不利淮水絕王氏滅 善曰晉中興書曰魏徐州刺史任城呂虔有刀工相之為三公可服此刀虔謂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此相與及祥薨之日以刀授弟覽

曰吾兒凡汝後必興之足稱此刀故以相與王氏家譜曰初王導渡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曰吉無不利淮水絕王氏滅 **若離**

翦之止殺吉駿之誠感蓋有助焉 向曰離王離也翦王翦也並為秦將

行絨伐故云止殺書云以殺止殺終無犯者漢朝王吉為諫議大夫吉子駿亦為諫議大夫俱著誠信蓋仁道所助之 善曰史記曰上

翦者穎陽人也事秦始皇使翦將兵而攻趙關與破之後遂拔趙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王孔安國尚書傳曰以殺止殺終無犯者漢書曰王吉字子陽琅邪人也為諫議大夫子駿亦為諫議大夫超遷御史大夫吉居長安其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固請吉令還婦子駿元帝時為御史大夫夫妻卒不復娶漢書張賀贊曰賀之陰德亦有 **公之生也誕授命世體三才之茂典** 善本無助云

踐得二之庶 善本無庶字 **幾** 善本從木 翰曰誕大也千年一生

生有命世之才也三才天地人道也茂美也 善曰周易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又子曰知幾其神乎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而未嘗復行韓康伯曰在理則味造形則悟顏子之分也失之於幾故有不善得之於二不遠而復故知之未嘗復 **信乃昴宿垂芒德精降祉有一于此蔚為**

帝師 銑曰漢相蕭何昴星之精垂芒謂發秀也精星也陳仲弓謂則蔚然而起為帝王之師也 善曰春秋佐助期曰漢將蕭何昴星精生於豐通於制度異苑曰汝南陳仲弓從諸息姓詣穎川荀季和父子于特德星為之聚太史奏五百里內必有賢人集焉漢書曰張良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

良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

則蔚然而起為帝王之師也 善曰春秋佐助期曰漢將蕭何昴星精生於豐通於制度異苑曰汝南陳仲弓從諸息姓詣穎川荀季和父子于特德星為之聚太史奏五百里內必有賢人集焉漢書曰張良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

則蔚然而起為帝王之師也 善曰春秋佐助期曰漢將蕭何昴星精生於豐通於制度異苑曰汝南陳仲弓從諸息姓詣穎川荀季和父子于特德星為之聚太史奏五百里內必有賢人集焉漢書曰張良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

則蔚然而起為帝王之師也 善曰春秋佐助期曰漢將蕭何昴星精生於豐通於制度異苑曰汝南陳仲弓從諸息姓詣穎川荀季和父子于特德星為之聚太史奏五百里內必有賢人集焉漢書曰張良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

則蔚然而起為帝王之師也 善曰春秋佐助期曰漢將蕭何昴星精生於豐通於制度異苑曰汝南陳仲弓從諸息姓詣穎川荀季和父子于特德星為之聚太史奏五百里內必有賢人集焉漢書曰張良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

則蔚然而起為帝王之師也 善曰春秋佐助期曰漢將蕭何昴星精生於豐通於制度異苑曰汝南陳仲弓從諸息姓詣穎川荀季和父子于特德星為之聚太史奏五百里內必有賢人集焉漢書曰張良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

則蔚然而起為帝王之師也 善曰春秋佐助期曰漢將蕭何昴星精生於豐通於制度異苑曰汝南陳仲弓從諸息姓詣穎川荀季和父子于特德星為之聚太史奏五百里內必有賢人集焉漢書曰張良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

則蔚然而起為帝王之師也 善曰春秋佐助期曰漢將蕭何昴星精生於豐通於制度異苑曰汝南陳仲弓從諸息姓詣穎川荀季和父子于特德星為之聚太史奏五百里內必有賢人集焉漢書曰張良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

則蔚然而起為帝王之師也 善曰春秋佐助期曰漢將蕭何昴星精生於豐通於制度異苑曰汝南陳仲弓從諸息姓詣穎川荀季和父子于特德星為之聚太史奏五百里內必有賢人集焉漢書曰張良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

則蔚然而起為帝王之師也 善曰春秋佐助期曰漢將蕭何昴星精生於豐通於制度異苑曰汝南陳仲弓從諸息姓詣穎川荀季和父子于特德星為之聚太史奏五百里內必有賢人集焉漢書曰張良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

况乃泐角殊祥山庭異表望衢罕窺其術觀海

莫際其瀾良曰泐角山庭賢人之相也祥善也表出也衢術皆

海水莫能至波瀾深淺者也際至也善曰論語撰考識曰顏回有

角額似月形泐水也月是水精故名泐摛輔像曰子貢山庭斗繞口

謂面有三庭言山在中鼻高有異相也故子貢至孝顏回

至仁孟子曰觀海有術必觀其瀾趙岐曰瀾水中大波也宏覽載

籍博游才義濟曰宏大也載籍若乃金版玉匱之

書海上名山之旨翰曰金版玉匱書名也荀爽隱海上著書

善曰七略曰太公金版玉匱雖近世之文然多善者抱朴子曰鄭君

有玉匱記金版經范曄後漢書曰荀爽遭黨錮隱於海上又遁漢賓

以著述為事題為新書凡百餘篇司沈鬱澹雅之思離堅

合異之談向曰離堅合異之談言能辯辭也離其堅者使不堅

也善曰揚雄為方言劉歆與雄書曰非子雲澹雅之才沈鬱之志

不能成此書莊子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明仁義

之行合同異離堅白呂氏春秋曰相劍者曰白所以為堅也黃所以

為紉也黃白雜則堅且紉良劍也難者曰黃白雜則不堅且不紉

乘則鏗堅則折劍折目鏗焉得為利劍也莫不摠制清衷遞為心極斯固

通人之所包非虛明之絕境不可窮者其唯神

用者乎銑曰摠聚衷思也言諸道術莫不聚其制度運於清思遞

道術固乃通人君子所能兼包固非其致心絕遠之境也然其不可

窮究者其唯神明之用者乎非此所能論之善曰言金版玉匱之

書無不制在情衷為心之極斯故通人君子或能兼而包之故非王

公之絕境也然其不可窮而盡者其唯有神用乎言難測也衷中心

也虛明也然檢鏡所歸人倫異表雲屋天構匠

者何工善本無自函善本作洛不守憲章中輟濟曰函

長安也洛洛陽也言自西晉喪亂不守二京之都而憲章經籍皆中

道而壞也善曰劉琨勸進表曰仍承西朝不守禮記曰仲尼憲章

文賀生逢禮之宗蔡公儒林之亞闕典未補大

備茲日翰曰晉朝賀循明三禮為江東儒宗又有蔡謨亦儒林之

日也善曰晉中興書曰賀循字彥先傳覽羣書尤明三禮為江東

儒宗徵拜博士又曰諸葛恢字道明時潁川荀顛字道明陳留蔡謨

六

字道明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明時人為之歌曰京都三
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曷清劇秦美新曰帝典闕而不補 **至若齒**

危髮秀之老合經味道之生
向曰齒危謂老者齒將落也髮秀謂髮白也生者人

有德之稱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危高也然齒危謂高年也髮秀猶秀眉也東觀漢記杜詩謂功曹郭丹曰今功曹稽古合經可謂至德

拒譚荅揚雄書曰子雲勤味道腴 **莫不北面人宗自同資敬**
銑曰言上老北面中弟子之禮也人宗謂為人所尊也自同資敬謂師事之如君

父之敬也 善曰漢書曰于定國為廷尉乃迎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孝經曰資於 **性託夷遠少屏塵雜自非可以**

弘獎風流增益標勝未嘗留心也
善本無也字良曰夷易也弘大也

標高也言公性託簡易志在高遠少小屏棄塵雜之事自非大勸風俗增益高勝之道者未嘗留心言志在大不在小也 善曰習鑿齒

晉陽秋曰王夷甫樂廣俱以宅心事外名重於時故天下之言風派者稱王樂焉 **期歲而孤叔父司**

空簡穆公早所器異
齊曰期歲一歲也言公一歲喪父故云孤也叔父僧虔為司空薨謚曰簡

穆也早所器異者叔父早以公為賢也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王僧虔兄僧綽之子儉又曰世祖即位遷僧虔為侍中薨贈司空侍中如

故謚簡 **年始志學家門禮訓皆折衷**
丁於公 翰曰志

五時也折衷者言皆取公所為以合制度也 善曰論語 **孝友之**

性豈伊橋梓夷雅之體無待韋弦
向曰伯禽康叔朝於成王見乎周公

三見而三答之二子有駭色乃問於商子曰吾二子見於周公三見而三答何也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名橋南山之陰有木名梓二子

何不往觀也於是二子往觀之見橋木高而仰見梓木實而俯二子還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言王公有孝友之性自

天而成豈惟見橋梓而知也夷平也體性也韋皮繩喻緩也弦刀弦喻急也西門豹性急故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故佩弦以自急言

王公平雅之性無待此韋弦以成也蓋自天性得中也 善曰毛詩曰張仲孝友尚書大傳曰伯禽與康叔朝于成王見于周公三見三

答康叔有駭色乃與伯禽問於商子曰吾二子見於周公三見三答何也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名橋北山之陰有木名梓二子盍往觀

焉於是二子如其言而往觀之見橋木高而仰見梓木實而俯反以告商子曰橋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二子明日復見入門而趨登堂

而跪周公迎拂其首而勞之曰汝安見君子乎二子以實對公曰君子哉商子曰孫子曰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韓子曰西門豹之性急

故佩韋以自緩董安于之心緩故佩絃以自急 **汝郁之幼挺淳至黃琬之早標**

聰察曾何足尚

銑曰後漢汝郁年五歲母病不能飲食常抱持啼泣亦不肯飲食母憐之彊為餐飯誰言

愈郁察母顏色未愈復不食宗親異之挺拔也淳至謂淳孝之

甚至也又黃琬七歲失父祖父瓊育之是時屬日蝕京師不見瓊以

狀奏聞梁太后問所食多少瓊思其對未知所出琬在傍曰何不言

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即以其對太后也標立也言此二子淳

孝聰察比之王公則二子曾何足尚善曰東觀漢記曰汝郁字幼

異陳國人郁年五歲母被病不能飲食郁常抱持啼泣亦不肯飲食

母憐之強為餐飯欺言已愈郁察母顏色不平輒復不食宗親共奇

異之因字曰異范曄後漢書曰黃琬字公琰少失父母而辨慧祖父

瓊初為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蝕京師不見而瓊以狀聞梁太

后詔問所食多少瓊思其對而未知所况琬年七歲在傍曰何不言

日蝕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即以其言應詔

年六歲襲封豫寧侯拜日家人

以公尚幼弗之先告既襲珪組對揚王命因便

感咽若不自勝

良曰言王公六歲而襲父祖之業為廢珪諸侯所執也組綬所以繫印者也感咽謂悲甚不能

言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儉數歲襲爵豫寧侯拜受茅土

流涕嗚咽江表傳曰潘濬見孫權涕泣交橫哀咽不能自勝

初宋

明帝居蕃與公母武康公主素不協及即位有

詔毀發

善本作廢字舊坐投棄棺柩公以死固請誓不

遵奉表啓酸切義感人神太宗聞而悲之遂無

以奪也

濟曰誓不遵奉毀坐未棺之詔也翰曰太宗則明帝也無以奪謂依其所請也善曰太宗宋明帝也蕭子顯齊

書曰宋明帝以儉嫡母武康公主同太初巫蠱事不可以為婦姑欲開冢離葬儉因人自陳密以死請故事不行初拜祕

書郎遷太子舍人以選

尉元徽初遷祕書丞

善本作遷字尚公主拜駙馬都

尚陽羨公主拜駙馬都尉為祕書郎太子舍人沈約宋書於是采

公會之中經刊弘度之四部依劉歆七略更撰

七志

銑曰言其脩書史也晉朝荀勗字公會為祕書監與張華依劉向別錄整治書籍亂者以為中經又李充字弘度為著作

即是時典籍混亂刪除煩錯以類相從分作四部言儉采削之依前漢劉歆九流七略之書又為七志之書采拾也刊削也善曰蕭子

顯齊書曰儉又撰定元徽四部書目王隱晉書曰荀勗字公會領秘書監與中書令張華依劉向別錄整理錯亂又得汲冢竹書身自撰

次以為中經臧榮緒晉書曰李充字弘度為著作郎于時典籍混亂
刪除頗重以類相從分為四部甚有條貫秘閣以為永制五經為甲
部史記為乙部諸子為丙部詩賦為丁部蕭子顯齊書曰秘書丞上
表求校墳籍撰七志四十卷上表獻之漢書曰劉歆總羣書而奏其
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有

虞夏伊呂翼商周自是始有應務之迹生民屬

心矣良曰伊伊尹也呂太公也翼佐也言此四臣皆有至德時

司徒袁粲有高世之度脫落風塵善本作塵俗沈約宋書曰袁粲字景

倩順帝即位遷中書監司徒侍中袁喬與褚左軍見公弱齡便

望風推服歎曰衣冠禮樂盡善本無在是矣善曰吳均齊春

宰相之門也括栢豫章雖小已有棟梁之氣矣時粲位亞台

司公年始弱冠年勢不侔公與之抗禮向曰年謂老

也侔等抗平也善曰春秋漢合孳曰三公象五嶽在天法三能合與能同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漢書婁敬曰今欲比隆成康之時

臣竊以不侔矣又曰將軍衛因贈粲詩要以歲暮之期

申以止足之戒善本從言翰曰要為也歲暮之期謂約以

曰韓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粲答詩云善本

老夫亦何寄之子昭清襟向曰老夫袁粲自謂也之

何猶無也照見襟心也言老夫無服闋拜司徒右長史銑

出為義興太守風化之美奏

課為最良曰課考也最第一也善曰漢書曰倪寬為司還

除給事黃門侍郎旬日遷尚書吏部郎參選昔

毛玠之清公善本作李重之識會兼之者公也翰

參掌也魏毛玠為典選舉晉李重為吏部郎識會謂識鑒也言公清

識鑒之理並於古人者儉也善曰魏志曰毛玠字孝先陳留人也少為縣吏以公清稱魏國初建以玠為尚書僕射復典選舉傳暢晉諸公讚曰王戎為選官時李重李毅二人操異俱處要職戎以識會

待之各得其 俄遷侍中以愍侯始終之職固辭不

拜向曰愍侯即儉父言父始終終任此職固辭此官而不拜也

固讓沈約宋書曰王僧綽遷侍中二凶巫蠱事溲上召僧綽具言之

啓饗士并廢諸王事乃收害焉世祖贈散騎常侍金紫謚愍侯補太尉右長史時聖武定

業肇基王命銑曰聖武謂齊高祖也定業謂征伐定亂也肇始基立也言始將立王命之初然未即帝位也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進太祖太尉聖武謂齊高帝也于寶晉武革命論曰高光爭伐定功業也尚書曰至于太王肇基立迹寤

寐風雲是資人傑銑曰寤寐風雲謂朝夕思其相感應以成其大業者實資人傑也智倍萬人曰傑

善曰毛詩曰寤寐思服毛萇曰服思之也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

人作而萬物覩漢書高祖曰夫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

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是

以宸居膺列宿之表圖緯著王佐之符俄遷左

長史齊臺既善本作建良曰宸居天子宫也膺當也列宿帝坐星也圖謀也緯謂織也著明也

之才蕭子顯齊書曰進太祖位相國為齊公以公為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時

年二十八濟曰宋帝以齊高帝為齊公宋末艱虞百王

澆季禮紊舊宗樂傾恒軌翰曰艱虞猶荒亂也澆季謂未世也浮薄紊亂軌跡也善曰

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之弊自朝章國紀典彝備物奏議符策文

辭表記素意所不蓄前古所未行皆取定俄傾

善本作順字神無滯用太祖受命以佐命之功封南昌

縣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向曰章章程紀綱紀也彝常也典常備物朝廷威儀也符策也蓄積

也神無滯用謂神用不滯而必決也銑曰太祖謂齊高帝也受宋禪故云受命善曰太祖齊高帝也建元二年

遷尚書左僕射領選如故自營役郤烏分司盧

欽兼掌輿望所歸允集茲日良曰言知吏部選事如故謂前領吏部也濟曰漢

善曰若漢高祖之膺五星李

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

獻帝始置左右僕射以營部為左僕射分司謂分主司也晉朝盧欽為尚書僕射領吏部時稱清平言自營部盧欽二人以至於今其聲譽德望所歸者信在於儉也允信也善曰應劭漢官儀曰獻帝建始四年始置左右僕射以執金吾營部為左僕射衛臻為右僕射今以策劭為營部誤也虞預晉書曰盧欽少好學為尚書僕射領吏部欽清實選舉稱為廉平

上表請解吏部選事也 詔加侍中又授太子詹事侍中僕射如

故固辭侍中改授散騎常侍餘如故太祖崩遺

詔以公為侍中尚書令鎮軍將軍永明元年

年進號衛將軍二年以本官領丹陽尹

也善曰本官謂侍中尚書令六輔殊風五方異俗

及帝都也善曰漢書曰倪寬遷左內史表奏開六輔渠韋昭注曰六輔謂京兆馮翊扶風河東河南河內五方已見上文

不謀聲訓而楚夏移情

楚謂遠也夏謂近也善曰楊雄與桓譚書曰望風景附聲訓自結

謂之故能使解劍拜仇歸田息訟

世荆乃跪曰今願殺我以代世死仇讎者曰許掾郡中稱君賢何敢相侵遂解劍而去跪即拜也前漢韓延壽為東郡太守有兄弟相與訟田延壽乃自悔責閉閣不出視事於是訟者自相責讓終不敢爭田也歸田謂息訟也善曰謝承後漢書曰許荆字子張吳郡人兄

子世嘗報讎殺人怨家曰操兵欲殺世荆與相遇乃解劍長跪曰今願身代世怨家曰許掾郡中稱君為賢何敢相侵遂委去漢書曰韓延壽為東郡太守春因行縣至高陵人有昆弟相與訟田延壽太傷之閉閣思過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自脫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不敢復爭延壽乃起聽事

前郡尹温太真劉真長或功銘

鼎彝或德標素尚

銘之於上以示後世也素尚謂清素高尚也善曰王隱晉書曰温嶠字太真太原人也為郡尹後平蘇峻之亂

嶠字太真太原人也為郡尹後平蘇峻之亂

真長沛國人也為丹陽尹世重莊老禮記曰鼎有銘銘者論撰其先祖之德美功烈勳勞而酌之祭器左氏傳臧武仲曰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以示子孫孔欣猛虎行曰飢不

食邪蒿菜倦不息無終里邪蒿莠素尚無終喪若始

臭味風雲

千載無爽

翰曰臭香也言儉繼温劉之跡而為尹丹陽間其餘德如有馨香慕其遺化如有滋味風虎雲龍同氣相

感雖千載亦無差爽也 善曰言其感應千載不差也左氏傳李武子謂晉范宣子曰今譬於草木寡君之臭味也楚辭曰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從言物類之相感也王逸曰虎陽物也谷風陽氣也言虎悲嘯而吟則谷風至而應其類龍介蟲陰物也景雲亦陰也言神龍將舉升天則景雲覆而扶之輔其類也 親加弔祭表薦孤遺遠協神期

用彰世祀 向曰言儉親自弔祭溫劉二尹上表奏薦其孤遺子孫遠合於鬼神之間用明代祠祀之禮也 善曰左

氏傳史趙曰盛德必百世祀 時簡穆公薨以撫養之恩特深恒

慕表求解職有詔不許 銑曰簡穆公儉叔父僧虔也儉表求解職服斬衰有勅不許慕謂哀慕也 善曰

蕭子顯齊書曰儉父僧綽遇害為叔父僧虔所養 國學初興華

夷慕義經師人表允茲望實 良曰華夷謂華夏四夷慕表法允茲其才望美實也 善曰漢書平帝曰詔校書置經師一人

任昉雜傳魏德公謂郭林宗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何法盛晉中興書曰王安期為東海王越記室參軍勅

子毗曰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 復官 善本作復以本官

今却居官 故云復官 領國子祭酒二年解丹陽尹領太子少

傅餘悉如故挂服捐駒前良取則卧轍棄子後

予胥怨 翰曰魏裴潛為兖州刺史嘗作一胡床及去留挂於官第凡所用物必皆呼為服也王遜為上洛太守家有私

馬生駒留以付郡謂所產故也捐棄也言前代賢良取之以為法則後漢侯霸為淮陽太守帝使徵詣都百姓號哭遮使車卧於轍中乞

留侯君一年百姓乃戒其乳婦棄其孩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也初成湯征自葛百姓皆曰何後予人皆以此相怨怨湯不早來為我除

害也胥相也言儉解丹陽尹百姓亦如此戀之 善曰挂服未詳正隱晉書曰王遜字幼伯為上洛太守遜在郡有私馬生駒私牛生犢

悉留以付郡云是為郡所產以還官也三輔史錄曰長安劉氏唯有孟公談者取則范曄後漢書曰侯霸字君仲為臨淮太守王莽敗霸

卒全一郡更始元年遣使徵霸百姓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卧皆曰願乞侯君復留替年至乃戒乳婦勿得舉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

尚書曰湯初征自葛東征西夷 皇太子不矜天姿俯同人 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子

範師友之義穆若金蘭 向曰皇太子武帝太子也名昭業言太子不矜夸天子之姿俯

同常人之法以尊訓學也穆美也金喻堅也蘭喻香也 善曰蜀志曰諸葛亮與杜徽書曰朝廷年十八天姿仁敏愛德下士說苑曰燕

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也狹人寡齊人削取入城宗廟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實師也王者之師其實友也王誠能

與隗請為天下之士開路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又領本州大中正頃

之解職銑曰頃者言不久也 四年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餘

悉如故良曰本號謂衛將軍也 善注同 謙光愈遠大典未申濟曰

也大典重位也 善曰謂辭儀同三司也周 六年又申前命

翰曰前命謂故官悉如 七年固辭選任帝所重違向曰固

故善曰儀同三司之命 部選任之事也重違頻不許辭讓之請也 善曰選任尚 詔加中

書監猶參掌選事長輿追專車之恨公會甘鳳

池之失銑曰晉和嶠為中書令荀勗為監監令合同車而行嶠不

人皆賀之勗不悅謂人曰奪我鳳皇池何所賀也長輿嶠字也公會

勗字也言昔者任不得才故有專車而坐或不悅於遷奪今儉有德

故專車者慙而追恨怨奪者愧而甘失也 善曰言昔者任非其人

或專車而獨坐或發志於見奪今儉有德故專車者追恨失之者甘

心臧榮緒晉書曰和嶠為黃門侍郎遷中書令舊監令共車入朝及

嶠為令荀勗為監 鄙勗為人以意氣加之每同乘高抗專車而坐乃

吏監令異車自嶠始也晉中興書曰荀勗字公會從中書監 夫

為尚書令人賀之乃發志云奪我鳳皇池卿諸人賀我邪 夫

競之塗有自來矣良曰犇競權勢之道有之自古來也塗道

劉疇代之悉改宣法於 以難知之性協易失之情濟曰人

是人人望品求者犇競 深厚難知欲合前人之情故宜易失也協和也 善曰桓子新

論曰凡人性難極也難知也故其絕異者常為世俗所遺失焉 必

使無訟事深引誘翰曰若使前人無訟其事深在善誘之道

也必也使 公提衡惟允一紀于茲向曰提執也允當也一

無訟乎 書曰衡平也所以平輕重也言選曹以材授官似衡之平物故取以

喻焉韓子曰貴賤不相踰愚智提衡而立孫綽王蒙誅曰提衡左府 舉直開邪孔安國尚 拔善本作 奇取異興微繼絕銑曰拔

書傳曰十二年曰紀 之才使居其職諸侯公卿有祚微者興之緒絕者繼之 善曰王隱

晉書羊祜曰吾不能取異於屠釣拔奇於版築豈不愧知人之難哉 興微即興滅也論語

子曰興滅國繼絕世 望側階而容賢侯景風而式典良

側階下階也言其禮賢欲容納之於朝也景風東風也淮南子云景

風至則施爵祿賞有功也式法也言欲法此事以為帝典也 善曰

明

燕丹太子曰田光見太子太子側階而迎家語孔子謂魯哀公曰衛有士曰慶足者國有大事則必赴而治之國無事則退而容賢靈公悅而敬之王肅曰言其所以退欲以容賢於朝也淮南子曰景風至施爵祿賞有功春秋三十有八

年五月三日薨于建康官告皇朝軫慟儲鉉傷

情濟曰皇朝謂天子也軫痛也儲謂太子也鉉鼎耳也謂三公也善曰漢書疎廣曰太子國儲副君周易曰鼎金鉉鄭玄尚書注

曰鼎三公象也有識銜悲行路掩泣豈直春者不相功善本

女寢機而已哉翰曰秦大夫百里奚卒國人哀之春者不相送杵聲也鄭子產卒人思之功女為之

輟機言儉之薨也豈直如此而已哉蓋君臣所共痛傷也善曰說苑雍門周說孟嘗君曰有識之士莫不為足下寒心酸鼻論衡曰行路之人皆能論之史記趙良謂商鞅曰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劉緇聖賢本紀曰子產治鄭二十年卒國人哭於巷婦

人哭於巷婦故善本有痛深衣冠悲纏教義豈非功

深砥礪道邁舟航沒世遺愛古之益友向曰以其脩衣冠之禮故衣冠之士痛深也以其教義之道故教義之子悲纏悲纏謂纏繞于心也邁越也砥礪石也所以磨利其器以喻利人舟航航也所

以濟乎大川喻濟人也沒世遺愛言死後而人思之也益友謂益於朋友之道也善曰尚書高宗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左氏傳曰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班固漢書贊曰劉向指明梓柱以推廢興豈非直諫多聞古之益友與

贈太尉侍中中書監如故給節加羽葆鼓吹

增斑劍為善本無六十人謚曰文憲禮也銑曰羽葆班劍並葬之儀公在物斯

厚居身以約良曰利物不利已也善曰齊春秋曰儉玩好

絕於耳目布素表於造次濟曰布素貧素人也表出也造

財以賑其急遽也善曰周禮曰凡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

室無

姬姜門多長者翰曰室無姬姜謂不好色也門多長者重賢

立言必雅未嘗顯其所

長向曰不說已長也善曰孝經援神契曰矜莊嚴栗出言必雅

孫資別傳曰朝臣會議資奏是非擇善者推而成之終不顯已

曰雖有姬姜無弃憔悴漢書曰陳

平少時家貧然門外多長者車轍

明

德持論從容未嘗言人所短濟曰持論謂論政事得失也從容柔和貌也善曰

風俗通曰太尉范滂辨於持論謝承後漢書曰夏勤引長風流

許與氣類良曰弘大也風流謂風化流於天下也許與謂招引也氣類謂同氣相求方以類聚也言招引道義之士

與已同也善曰檀道鸞晉陽秋曰謝安為桓溫司馬不存小察盡引長之風風流已見上文謝承後漢書曰桓驪那營氣類經緯士人

雖單門後進必加善誘濟曰單謂寒也言雖寒門後道必加善誘之道使脩行其業也善

期翰曰勗勉也丹青天也青真雲也價美也期契也言勗勉學者使其道業高遠如天雲也善曰鍾會集言程盛曰丹青之鳳

公銓品人倫各盡其用向曰各各隨才擢用之善曰廣雅曰稱謂之銓聲類曰銓所

居厚者不矜其多處薄者不怨其少銑曰言知分節也

窮涯而反盈量知歸良善曰老子曰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厚不處薄

器也善曰莊子市南子曰君涉於江南而浮於四海望之而不見

樂思我民譽緝熙帝圖濟曰人譽謂謳謠美德也緝熙光明也善曰禮記曰王

爭論於漢朝荀摯至競爽於晉世無以仰模測

旨取則後昆翰曰張曹謂張輔曹褒也二人爭論禮義之事也荀摯謂荀顗摯也二人競奏國家禮制有差

宣威授指寔寄宏略向曰荒服遠國也宣國之威授指謂授指揮也寔實宏大也

積則神無忤往事感則悅情斯來銑曰義理積於心所為必決則神思無忤

每荒服請罪遠夷慕義晏子曰二惠競爽猶可之尚書曰以議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後世爽差淵深也善曰東觀漢記曰張輔拜太尉章帝詔射聲校

尉荀顗先受太祖勅述新禮太康初尚書僕射朱整奏付尚書郎摯

虞討論之虞表所宜增損條目改正禮新昔異狀凡十五事左氏傳

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左氏傳曰晉悼公即位六官之長雖張曹

皆民譽也毛詩曰惟清緝熙文王之典帝圖已見上文

往也前事感其義理則皆以喜悅之情而來歸德也無是已之心事隔於容諂罕

愛憎之情理絕於毀譽良曰隔絕也容諂謂諂媚之容也人無愛憎均平如一則毀譽從何

而生若造理常可干善本作造理常若可干臨事毋不可奪濟

造至也干犯也言至於大體之理性多寬和約已不以廉物

弘量不以容非翰曰不以廉謂廣施於物也弘大也不以容非謂不容人為非也善曰魏文帝典論曰

君子謹平約已弘乎接物魏志孟康薦崔林曰體高雅之弘量謝承後漢書郎顛章曰陛下寬不容非攻乎異端

歸之正義向曰異端謂非常之事為人害者故攻而伐之使歸正義善曰論語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公

生自華宗世務簡隔銑曰言生於富貴之宗而時務簡略隔絕素所不習也善曰魏志曹植

上疏曰華宗貴族必應斯舉漢書曰嚴安徐樂上書言世務至於軍國遠圖刑政大典

既道在廊廟則理擅民宗良曰理擅民宗謂政理之事獨為人所尊重擅獨也若

乃明練庶務鑿達治體懸然天得不謀成心濟

懸遠也言遠然得之於天不謀議於人已暗成於心也善曰潘尼潘岳碣曰君深達治體垂化三宰

求之載籍翰牘所未紀評之遺老耳目所不接翰曰載籍前代史也翰筆也牘

版所以書記事也紀記評問也言儉之道德古今希有也至若文案自環王者百數

皆深文為吏積習成奸向曰文案多而自環繞其坐也主奸女者百數謂訟久不定主司易百數

人者此事皆積習以成奸偽矣善曰漢書曰張湯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應劭風俗通曰積習而成不敢獨否畜筆削

之刑懷輕重之意銑曰畜積也筆削謂遷易其文不定也輕重之意謂妄有加減之狀善曰漢書曰

今有司請定法削即削筆即筆服虔曰言隨君意也又曰嚴延年為涿郡太守掾趙繡按高氏即為兩効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焉怒乃出其

重効公乘理照物動必研幾善本從木濟曰研幾謂研窮其幾微之理善曰

晉中興書謝安石上疏曰主恭超登清任當虛心乘理周易曰夫易所以極深研機

道翰曰言既研幾而為斷決則當時之人嗟歎而服之若有神明之道也善曰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豈

非希世之雋民瑚璉之宏器向曰瑚璉黍稷器也宏大也善曰汝南先賢傳曰

善曰汝南先賢傳曰

善曰汝南先賢傳曰

謝子微高才遠見許劭年十八時有歎息曰此希世之偉人也
論語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行無異操才無異能得奉名節迄將一紀此任

昉自序情也得奉名節謂昉與儉交游也迄盡也十二年曰一紀也善曰魏志董昭謂太祖曰明公樂保名節而無大責

言之譽東陵侔於西山一面善本作之榮鄭璞踰

於周寶良曰東陵謂盜跖也侔齊也西山謂伯夷也昉自謙不才

也伯夷貞節人也鄭人謂王未理者為璞周人謂鼠腊為璞周人懷

璞過鄭賈曰欲鄭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示之乃鼠也周寶周之

美玉也言濫叨以顧昉則榮過於才亦猶鄭璞過於周寶也善曰

路粹為曹公與孔融書曰邀一言之譽者計有餘矣莊子曰伯夷死

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彼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

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所殉一也司馬彪曰東陵名

今屬濟南也法言曰夷齊無仲尼則西山餓夫列子曰吾師老商氏

三年之後始得夫子一眄而已戰國策應侯曰鄭人謂玉之未理者

為璞周人謂鼠之未腊者為璞周人懷璞過鄭問賈曰欲買璞乎鄭

賈曰欲之出其璞示之乃鼠也因謝而不取高誘曰理治也鼠未燥

腊者號之為璞尚書曰弘璧琬琰在西序孔安國曰皆歷代得寶

士感知已懷此何極善曰

曹植祭橋玄文曰士死知已懷此無忘

出入禮闈朝夕舊館銑曰禮闈尚書

州記曰崇禮闈即尚書上省門崇禮東建禮門即

尚書下舍門然尚書省二明名禮故曰禮闈也

瞻棟宇而興

慕撫身名而悼恩善曰孫卿子孔子謂哀公曰吾入廟仰視

不至善曰公自幼及長述作不倦翰曰述作文史詩賦也善

迷作之士固以理窮言行事該軍國豈且彫章縟采而

已哉濟曰該及也所有述作於言行軍國大事豈且為彫飾文章

若乃統體必善綴賞無地向曰統序也綴賞追賞也無

善曰王彪之賦曰於是乎統體而詠之

雖楚趙羣才漢魏眾作曾何足

云善本更有曾何足云一句善曰楚有屈原昉嘗以筆札

見知以善本以字薄技效德善曰陸機表詣吳王曰臣本

楚市偷進謂楚將子發

是用綴緝遺文永貽世範銑曰

曰臣有薄伎願而行之

範法也 善曰素宏三國名臣

贊序曰風軌德音為世作範 為如于卷

善本有于卷上 所

撰古今集記今書七志為一家之 善本無 言不
列于集集錄如左

六家文選卷第四十六

嘉靖丁未季夏晦日歲亭記

閩九日記 羅模



